碑銘

淸陰集 九

淸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碑銘 七首

同知中樞府事韓公神道碑銘幷序

崇禎元年二月十六日同知中樞府事韓公年七十以疾卒于京城之居第外有四丈夫子尸喪自附身以往罔不誠以愼內有夫人尸祭自餘閣以往罔不誠以潔戚易咸備大事亡之用其年五月之十有一日卜葬于驪州興谷里負酉之原蓋以故壟地陋不受歸也法當樹神道之石以繫辭焉而未暇也迺者公之諸子類公之行走書數千里

外問銘於不佞以不佞與公有同年之契深且久
也不佞即謝棄筆硯之役顧於公何忍辭謹按公
諱孝仲字景張韓氏出上黨自太尉蘭佐麗祖統
一賜號三韓功臣子孫蕃茂傳七百餘年以文學
武功將相公侯者連十三代歷數名家貴族罕有
先之者曾祖諱𣵀邑禮曹參判祖諱克恭司圃署
別提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天賚成均生員
贈吏曹參判兩世 恩封由公貴也妣曰封貞夫
人其郡邊氏節度使明𣵀之女以嘉靖己未正月
十九日生公自幼頴敏雅步端視不好遊戲甫齔

贈僉判公歿不以稚㢦戚恒病且殆毋夫人以未
亡自居而慰公羸瘠強肉之輒湯泣不從既練夫
人亦以過毁不起公日夜號哭足不出廬閭者憐
而異之皆欲折行願交庚寅中司馬居太學士友
益多親就之者久之授召村道察訪公久困公車
猶矻矻不衰年四十七始登第分隷校書館權知
正字先是公弟孝祥為師成文簡公上疏伸辨甚
者移謫於公故以此挫辱之人皆為之不平公處
然不屑掌銓者聞之即授成歡道察訪以伸公議
考滿轉成均館典籍改刑曹佐郎又改兵曹出為

海美縣監未幾棄歸庚戌陞刑曹正郎以病不拜久之拜禮曹正郎尋遷兵曹孼臣爾瞻新用事欲引公自助啖美遷固要相見公薄其人不應即出為安岳郡守居三年病歸未久拜工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又出為寧海府使亡何移洪州牧使未赴以前任事坐罷明年拜典籍時朝政漸亂公不樂在朝求為縣監西原縣舊清州素號劇部萑蒲故多竊發為民害公約束將吏捕得渠首誅之教書褒美用進緋玉公雖不為斤斤濕束如責逋負嚴期會一切以三尺繩之間右頗内忌會按使

新視篆適公平生所不善濟瞯相煽為憎口公不欲以倦遊軀供人齮齕遂拂衣去寓居驪江上草舍數椽尚羊自佚辛酉孽臣後更錮　大妃于西宮設分司官以司出入以公為令承旨公內不平作詩見志明年拜同副承旨時盛修宮室連年不息引風水僧盧于後苑又有兩儀人稱神巫出入禁中愁怨盈路朝野憤惋莫敢有言者公上疏極論光海大怒下教切責政院進啓臺諫希旨交請譴逐衆懼不測光海猶以諫者故不深罪言雖不行一時無不快之　今上初奬進直言之士擬公

諫長有沮之者不竟用拜工曹參議還承旨下吏
相謂直言公又來矣甲子李适叛 上出幸公州
公 扈從及還以勞加一階陞左承旨引病請急
不許再疏得遞尋拜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病辭已又拜同知又病辭丁卯西虜深
入公病卧聞 上出避江都謂家人曰吾雖老病
義不可後力疾以行賊退 扈駕還京欲具疏論
時弊病欻亦果遂卒公為人慈良温直擧止詳雅
處朋友間有情誼然不喜強追逐干名譽以故仕
路在通塞間天性孝友父母沒二弟一妹俱稚不

任家公獨含毀庀喪事及長念幼時哀禮未盡與二弟更葬丙舍墓下徘徊不忍去者三年季妹未字而殤治喪一用成人禮二弟亦先公歿語及恒流涕撫其孫成就婚姻之費皆於自家乎取之見人貧困必思周救親戚之憂衣食者多歸之家世中人産公不務增殖末年漸旁落歿後殆不能具窀穸親友助之乃舉此可以見公也配貞夫人李氏系出 璿源花山君諳之曾孫司憲府監察彥亨之女和順莊重能執婦道與公白首相敬公之奉宗祀恤同氣敦親戚能如其意者以夫人為之

助也公歿後四子迭為州郡雕軒文輿往來有煒
脩極志物之養士大夫家無不榮羡年八十八甲
申二月二日以疾終于長子開城留守府第權厝
驪州新龍之傍越明年乙酉二月某日祔葬公墓
右生五男三女長必大先歿次必遠由叅判出尹
開城次必厚僉正次必久郡守次必明持平叅判
持平俱文科僉正郡守並司馬長女適校理姜緯
次適縣監成夏昌次適都事宋行吉必大一女叅
判初難子取必厚第二子如斗子之後再娶生一
男幼女進士李端夏僉正二男如海其一即後留

守者郡守二男一女男如泰餘幼持平二男一女
男　女幼內外曾玄孫摠若干人多不可盡錄
嗚呼公不愛其身盡言所事可不謂直乎欲報劬
勞重行衰制可不謂孝乎老病危難身於從吾可
不謂義乎夫如是所以銘之者豈徒故人情也銘
曰
韓起上黨世愈振璽于二代裕遺胤公初制行孝
爲原佑善之天禔厥身從容養恬晩始成弗趍弗
亟困即亨一鳴朝陽衆乃驚煌煌吏亥豈其卿危
躬奉上義彌彰譬彼深源流必長脊濟令嗣立以

揚圖功載名建隆碣是謂不朽昭無屆

禮曹判書東岳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國朝公卿以文章世其家者咸推德水李氏余固以爲然及見澤堂大學士所爲大宗伯東岳公行狀爾雅詳密淵源所出信可徵也其狀曰公諱安訥字子敏別號東岳畿內之德水縣人遠祖曰陽俊高麗保勝將軍曰劬知三司事曰允蓋版圖判書曰千善樞國樂安伯累公累卿迄爲大家入我朝有諱明晨知敦寧府事謚康平再傳而至司諫諱宜茂贈領議政生五子聯登文武科仲即

左議政諱符久典文衡文望伏一世世不稱其官
而稱其號曰容齋生諱元禎娶挹翠朴公誾女生
諱泂進士狀元兩世不仕猶不失文獻之傳進士
之配曰慶州李氏隆慶辛未六月生公踰十歲親
命出後同宗以司憲府監察諱泌綾城具氏爲父
母後贈監察左贊成具夫人封爲貞敬用公貴也
公天資茂異甫齔博洽墳典詞藻溢發卓然蚤成
薦紳傳看藉藉稱神童出試泮宮先以才自許者
見公至皆指手斂避曰是總角不可當 宣祖留
意文事嘗問胄監諸生異日可柄文者以公名對

上卽手書 御座時人榮之十八發解狀元聲名益大振同進者忌之阻赴省闈公知世道難行不復事舉子業所交遊皆一時材俊相與切劘爲古文辭旁睨若無人亡何連遭監察進士二府君喪戚易無備服除爲大夫人復赴公車中己亥文科薦二名選補槐院尋拜北道兵馬評事明年病歸歷刑戶禮三曹佐郞陞正郞充書狀官朝 京師移成均直講帶三字銜顧崔 詔使之來以從事官往迓義州顧使倨傲少許可至讀公詩輒拱手讃羨移工曹出主湖西試又出關西覈漏田還禮

曺出為端川郡守郡有銀穴前政率以玷累去公
滌掌奉職擇謹吝吏任之目不視簿書扁所坐軒
曰不易心暇行學官課授諸生文義設養老宴一
境讙謠治理流聞擢拜吉州牧使言路以蠟致枳
之亡何有所不樂棄歸丁具夫人憂禮如前喪服
除喪佃丙舍不肯就仕丁未復由禮曹出為洪州
牧使復用薦者進秩緋玉為東萊府使府為東南
都會館待倭人商旅湊泊居民凋効號為敝藪公
儉已利民人情胥悅倭自逆酋秀吉死後復乞通
好至是送使到境迫請上京朝議欲勿許又恐失

望怨恨使宣慰使諭止之公乃以計中其忌諱倭
即聽諭馬島有歲遣舡公費甚鉅公聞于 朝裁
定過半歲省度支賜賚篚幣千萬以上抵此賴之
亡何病辭庚戌又出爲潭陽府使居一歲屬疾罷
歸爲養求得錦山三年陞拜慶州府尹未幾罷歸
叙拜戶曹參議兼承文院副提調移同副承旨序
陞右副 庭試文臣公居第二拜厩馬之賜時權
倖滿朝同席者又公素親昵而附勢跳梁反甚公欲
齮之公益不樂願位屢辭屢免其人果嗾人論罷
未幾叙拜忠清道觀察使未赴又論遞復拜承旨

丙辰海州獄起公內傷其寃遇問對以不知上疏
解職力求補外出為江華府使以前在政院祭典
禮息進壽善陞為府尹稱以保障兼委行都營建
工役亟興公治以靜簡民不為擾上司有嗾臺章
助之交劾遠慢以公治績素著不允公自辭亦不
許代遭李夫人喪自以禮有所奪不得申至情
為憾既從兄一叉哭身居廬下朝夕哭墓不毀之年
執喪踰制服除軍職兼摠管未就適 皇朝田監
軍來大臣薦公往儐疏辭不許留俟定州癸亥
今上即位拜禮曹參判監軍不果來公亦還 朝

始公聞元勳密謀以西行爲辭及反正又嫌於攀
附乞暇歸鄕刑曹戶曹參判槐院譯院提調之
命皆辭病會濟州缺牧使公求之聞者疑公懷不
滿謗言駸駸起矣公嘗以特進官入侍極言是非
不明賞罰不公指斥名官辭甚憤激當路譁然非
之公自是辭特進不復入侍　朝議將有大處置
人多避事銓官欲試公先以義遷啗之要公力主
公撝謝之於是不悅者謂公貳於新政至有候伺
動止者或爲公危之公夷然殊不自疑冬　皇朝
遣官查問廢置狀到鐵山毛帥營中差公賫文書

與接伴使金德諴同往聽查會李适反於寧邊公之所在在賊後京城路阻絶處事之際只與金德諴暨毛營伴使尹毅立相議追查竣賊敗指摘公有非所宜言逮至金吾事將不測公置對甚晳引尹為證尹謂公憂慮所發無它意事遂得已止配壯邊近臣及儒生繼有理公者二年量移洪川丁卯寇深　駕幸江都大赦公追赴　行在士民聞公至爭來勞問街巷塡咽且上書陳公已績　上亦親見行宮供張諸具皆公莅任時所儲内善之亡何起公復授江都留守秩滿仍任辛未入拜刑

曹叅判追賞前後勞進嘉義尋出爲咸鏡道觀察使明年辭遞未至有赴 京之命以副价奏請章陵追典時海路多梗當行者相繼祈免公不顧促裝前赴在海上累遭颶風堅卧不動賦詩不輟舟中恃以爲安宿戒左右禮部若如此問可如此對至 京果然一行皆伏公曾於 神宗朝以書狀官賀節 中朝人固聞公詩名亦有傾蓋願交者相與居間 奏覆無閡亟完封典雖舌人老猾貪緣乾沒者無所容其計竟以橐中餘金累千還度支復 命大悅頒慶行賞超階正憲賜臧獲土

田辭不許拜禮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辭歸沔川
又除忠清道觀察使秩滿仍任公事坐罷鄉遂列
公孝行 命有司旌表門閭 朝廷廉謹得五人
公與焉進崇政懇辭不許拜刑曹判書兼弘文館
提學謝 恩即辭是年丙子冬西報急 上諭朝臣老
病者先入江都公獨不行隨難于南漢圍中疾
轉劇師退還都僅踰月遂卒實丁丑三月二十九
日春秋六十七用從 駕恩 贈崇祿大夫議政
府左贊成兼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遣官致祭以是年四月日

葬于某郡某村某里某向之原夫人礪山宋氏掌令承禧女生子輙不育以同宗姪柙為後側室三男栖樑皆先歿其季村也公至性馴行友愛尤篤伯兄經亂無家搆屋以居之及歿嫁遣其二女如已出仲兄家累衆而貧産薄遇有婚姻吉凶之費無不於公乎取給捨城南甲苐與兄子之祀本生者劉藏獲厚贈之門簟有失跡為髡者業之授室終至成名兄遇 國恤必衰食至練居邊郡遭宣祖喪朔望哀哭郡人無不感動所後具夫人財産甲一國公常怵然若不可當不為經理好施不

倦親舊之貧窮無告者盡力賙救以此名為素封
而困厄枵然性又喜樸素平居飲食淡薄衣冠如
寒士沽酒市脯以待賓客人或笑其簡率至其為
庭闈燕喜有所敬重往往嚴辦則華盛之美赫然
驚人旣罷厨無餘味澹若異境其居官也治理精
嚴纖微畢舉觀者疑其繁冗難了而公則沛然有
裕酒客詩僧坐無虛席娛適如平日寬征蠲賦不
事奇羨而在所廩庾充溢器用儲備什倍舊褎
羨藨數　錫予便蕃不可勝紀去而吏民思之刻
石頌德自少負才不倚人為形勢事主顓已卓詭

自信交際之間未袪畛域以故不偶於世不得敭
歷清華主張詞盟末雖峻陟恒欝欝不自得也晩
見國勢危蹙感慨流涕謂子弟曰事已無奈何但
勿主和議以全名節可也為詩沉思精意蘊蓄以
發之猶恐不完美徧示知友必待章妥句適人人
厭服然後乃已稍不滿意棄去不録故篇篇鍛錬
如千百首選一首尤工於近體蓋亡論我中葉以
上至 宣廟之世詩道最盛而歷數諸名家罕居
公右者平生讀書必過千遍或至萬遍曰不如是
不入神此其所以難及也授學之徒多名流澤堂

其一也必無過情譽爲師友恥故取以叙之而刪
補其一二焉澤堂名植容齋之玄孫而於公再從
兄弟子也嗚呼昔公在謫嘗與澤堂及余弟尚宓
語及不朽向余屬意豈識言之恩者乎二公今已
逝矣余雖老病義不可辭顧何能無愧於故人也
銘曰
矯矯東岳氣厚而完駿發文章厥有淵源容齋之
後大武是嗣用不究才維造物忌久屈于外民以
受賜由卑至鉅儘公自致孝子廉士世無異論文
苑循良史同一傳懿哉東岳厥聲誰亢斲石鐫辭

後代之仰

吏曹判書白洲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故太宰白洲李公既葬之明年胤子一相啣哀抱狀叩余于石室之丙舍泣且言曰先人墓今將樹石顧賜之一言以垂不朽余謂近世公卿世家以文章致大名洋溢乎海內仍父子世主詞盟彌久愈彰者莫先延安氏余嘗備太史記名臣賢大夫事蹟以裨國乘職也遂叙之曰李氏之先出中國事具載族姓書羅代麗朝世有衣冠崇寮顯位繼繼相承暨我 熙朝有諱石亨號樗軒三場狀元

官至一品封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傳子渾掌令
贈吏曹判書傳子順長壽爵二品傳子啓縣令兩
世俱　贈領議政縣令公能為古文嗣家聲傳子
左議政文忠公諱廷龜際遇我　昭敬大王再秉
文衡所為文章感動　天子邦誣以雪天下莫不
誦其名稱為月沙先生寔公之皇考也公諱明漢
字天章白洲別號也母權夫人禮曹判書克智之
女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生公將娠夢月入懷及
生有異質始學語已知文字三歲大夫人避寇渡
江中流失水一舟盡溺死適有天幸獨夫人抱公

得免人以為異甫十歲奕奕神勝每作一篇前輩
見者無不聳歎知其異日代興十六中司馬自是
試輒高選曺偶莫有爭衡者丙辰擢大科補承文
院權知正字錄玉堂選用文忠公奏請勞 恩敘
越階授成均典籍遷工曺佐郎帶三字銜時有倫
紀之變廷臣不參者罪之公坐罷體察賑䘏等使
爭請為從事亡何拜副修撰諸詞臣遴柬高才異
等以需文事公與焉文忠公朝 京隨行至義州
還啣委視賑海西遷兵曺佐郎辛酉拜校理偕館
僚論劾奸魁請殛之其人方盜秉立禍福人者言

雖不行士論快之癸亥 反正 上以公名家子
素聞其才首除 經筵侍讀官 命撰八道敎書
尋用薦授吏曹佐郎以御史宣諭關東仍 命暗
行詢問吏政民瘼其所擧斥得使臣體還復入玉
堂移吏曹 賜暇湖堂兼帶承文製述官漢學敎
授校書校理史局纂修陞本曹正郎李适叛 上
幸公州金公瑬爲摠督請爲從事體察使韓公浚
謙前以公置幕府請勿移署 上命兩與之扈
駕到公州 命公與李植於 御前製八道敎書
見者歎其敏速 駕還徽文謫罷亡何敘陞應敎

又陞司諫旹朝官人尚有留在　禁中者久將滋
蔓劉陳慮遠防微之道且請嚴内治禁出入俱見
嘉納尋還應教以兄弟同館引宋朝蘇軾故事力
辭不許遷檢詳轉舍人移執義又移司諫　特陞
吏曹參議仍許湖堂　賜暇承文副提調皆異數
也懇辭遞本官諸兼如故亡何復拜吏曹奉使湖
南還條上救弊十餘策無不鑿鑿中窾　褒予下
所司施行　庭試文臣冠親受　賜馬時有小人
進言指斥異己為網打計者　上内疑其心而外
假借廷中憂憤不敢訟言公上疏痛辨奸狀請明

示好惡羣小啣公次胥弗卹也尋移兵曹又移承
旨兼史局修撰官實佐摠裁裁定非陪屬也秋承
命往義州試揭武榜還陞右承旨辭移刑曹丁卯
西警扈　駕江都應製諭父老文復拜左承旨
上回鑾親祭私廟公力陳非禮忤　旨切責公不
敢安再疏辭遂乞外得南陽府使明年棄官歸民
思碑之後聞公遭喪舡米義賻若趨公令拜兵曹
移大司諫劉陳帝王心學之要　嘉納移吏曹以
屢入銓地懇辭　不許　穆陵改奠撰祭文　上
善其辭　賜馬仍　命製進　大妃進香祭文尋

為大司諫為承旨兵曹戶曹工曹移大司成會副
提學缺以公首擬　下教毋動委任責成如此乙
亥遭文惠公喪明年丙子重遭內艱喪亂流離執
禮罔愆初聞亂公謂子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與
他人異當從駕計已定及聞　駕幸山城亥[illegible]喪
容入軍次且聞虜騎充斥城門閉不得入家人先
往湖西者具舟迎之公曰既不死山城下必往江
都通奔問之路遂奉大夫人以往賊至歷既轉往
喬桐身負大夫人亦不失所奉木主幾死者數大
夫人疾不起奉喪權厝水原雙阜里喪除已毀不

欲起會除兵曹又兼樞院備局副提調移承旨僉
樞又爲都承旨皆病免出爲江原監司興弊適宜
公私多賴明年　召還專界文苑史館之事拜吏
曹盡還前所兼帶關東民咸思之立碑如南陽庚
辰杜使到義州有所致詰名召相臣以下諸大寮
人情危懼或有覬免公夲非應行自請前赴虜人
見公舉止異凡相謂曰長者也即許徑還尋坐公
事遠竄用言者叙復兵曹明年春特陞漢城右尹
移大司憲因旱劄陳結人心惜民力務誠實核虛
僞終眷眷於本原之意　優答兼藝文提學同知

春秋副提學乞暇上塚　特命發夫助其修墓又
爲都承旨兼弘文藝文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再
辭　不許以承旨帶文衡於官次有礙乞解本官
命仍之前未有此掌故以爲記壬午自大司憲
特拜吏曹判書務循公道疏通積滯輿論胥愜冬
奸人失志者心怨　朝廷會其猾商事覺逮繫赴
庭誣引諸宰以求自脫公暨四三重臣俱被鈎問
公抗辨不屈厲見辭直意沮顧無可爲地駕言罰
銀至千兩盡輸乃送還甲申　貽顯世子西行由
賓客進貳師從沿道軍民所不便者務盡詢訪釋

請罷施減公私所費累百千以上人情大悅至鳳凰城聞前日同坐被誣大臣以使事入瀋陽見留具以馳 啓歸朝即聞乙酉拜禮曹判書公自前數月常若不懌强起哭親友喪疾寢誂至四月十六日告終于城東第正寢春秋五十一訃 聞輟朝二日弔祭賻贈如禮士大夫聞者莫不慟傷如親戚皆曰安得表裡無間誠實愛人如白洲者乎公卒之十數日弟叅判君繼歿朝野尤傷焉公之夫人先已葬加平郡朝宗縣先舅姑兆次負亥之原至是啓其墓而與公合窆焉實是年八月之六

日也公爲人氣度坦夷風骨奇邁去町畦無人我洞豁見底裡白沙李相公名能知人見公於少時稱爲國器孝友純備事父母最得父母心推而及弟妹得弟妹心與老少朋友交老少朋友驩然不能捨以至所更中外吏民皆以爲公德我追思不已自少才名冠世妙齡擢大科文忠公望臨一時門下諸賢持衡定價而公自以材器爲公論所推不專以門地顯往往多出於 睿簡國家之所設以待賢才若經幄言路兩銓部喉舌其長則加耆公旣登敭歷踐月除歲遷四三焉五六焉或至八

九焉每當會擬以爲非公則無可當此任 聖眷
朝望上下交注而輿頌終始無二口凡有除拜力
辭求解必不得已後黽勉就 命感激 知遇不
擇夷險竭力殫智疏章啓箚指事陳情明白詞快
不遺毫髮多有人所難言者毋論世之期公公亦
自期大樹立以報國立名以此人益信其爲忠平
生無過激不稱人惡遇大事一切裁以義至於倉
卒橫逆之來狼璫墨徼豺虎交迹觀者辟易而不
遷不懾夷然若無事非素養能如是乎公善病時
時危殆每聞 上體不安輒感動憂色忘己在病

居家就養爲孺子慕雖値暮夜公退必詣二尊人所子姪兄弟環侍左右備盡娛樂以爲恒讌私接人和氣藹洽盃酒笑談風流映發寒賤者不知其爲顯貴爭論者不覺其有喜慍感恩者不見其示德色人有一才一藝汲汲奬進無親踈御子弟家衆和言感化不尚嚴苛不治產業家頗內困客至必置酒亡問有無故舊貧者解衣衣之病者濟之以藥物在江都賊追甚急有相識者艤舡江口公望見赴之其人舉棹不顧而去後有問其姓名公曰吾已忘之終不言性悟學蚤聞庭訓不煩外傳

長而自得益深泛濫諸書靡主一家爲詩天藻溢
發才情兼美不屑屑於古跡而自以風調勝之有
請者揮灑立就或有未脫藁而人已傳誦文忠公
謂詩則過我云墨跡遒逸駸駸唐宋名家往來赤
牘亦無冗筆配羅州朴氏本新羅國姓判義禁府
事錦溪君東亮之女後封貞夫人生而秀慧禖識
過人少從諸兄後女紅之餘博通書籍然未嘗以
文字自見及歸孝敬祥順婦道甚備內外親黨視
爲法式文忠公及公出入兩銓前後十餘年不以一
事溷丁丑二月二十五日避兵殘于雙阜生四男一

女長一相十七登文科歷侍從臺諫爲郡守彬彬
有世風其進未可量也次嘉相二十登蓮幕遘亂孝
殁次萬相進士有才行公病不去側公殁之六日
而繼逝次端相向學女適徐文尚一相娶領議政
完山李聖求女節死江都有一女再娶察訪柳仁
聲女生一女未字嘉相娶洪議羅萬甲女先后萬
相娶判書吳竣女生二男皆幼端相娶判書金義
李行遠女孫男女並若干人嗚呼以公之才遭時
鸞用未究厥施厄於年而止盖由再丁大慼哀毁
焦竭遂至不幸君子重爲之惜也余於世鮮所合

而獨喜公兩世之交不以草行爲間往年既銘先
拒公墓未一紀而今又銘公顧不忍銘而亦不忍
不銘也悲乎銘曰
李籍延州自出中華世載令德迺爲大家文康接
之赫赫三元御史知縣多屈少伸光前啓後乃生
相君文爲世師德爲世毗相君有子是爲太宰太
宰如何其心孔愷寒顏、思庇士歸一辭孚惠政浹肌
民曰父母外內俱宜公望攸屬緫銓持衡允諧嚴
職爾爾文苑仍世主席四牡方驅中塗輟跡豈公
之才天所奬嗇公之壽亦天枉彼蒼司命胡厚胡

薄不朽者存與石無泐

贈議政府領議政昭敏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昔昭敏趙公之葬也余旣以不腆之辭誌其墓矣後二十年元胤 國舅漢原公暨弟參議君謂余曰先子幽堂之銘已受子之惠矣顧未有顯刻揜諸幽不若視諸顯所以韓公不辭再銘於王氏碑也顧子之終惠也余辭未就亡何而漢原公遽歿世參議泣謂余曰子母已諾於逝者余亦泣而應之公諱存性字守初自號龍湖漢陽人趙氏之先自判中樞岑始顯纍代世爲甲族入我 朝有諱

未生以文學才器遭遇 獻陵官至大司馬大提學乃益顯曾大父諱邦佐敦寧參奉 贈兵曹判書大父諱俊秀龍仁縣令父諱孼 贈左贊成贊成公出後同宗以 贈判書連孫爲考漢川尉無疆爲祖妣曰慶州李氏進士夢奎之女嘉靖甲寅生公生而嶷然不類凡兒贊成公喜曰吾病恐無以嗣先業今兒異家必不替也未晬而孫母夫人教養之纔有知語及子母孫寡輒悲泣見者稱之稍長勤學夙成非詣國庠試講主試者始少之旣試而驚曰不爲少也更加稱獎二十中司馬朋游

盖附所與交皆一時才俊如李相國恒福辛參判
慶晉最相厚善云學于牛溪成先生先生甚器之
又游朴守菴枝華之門守菴亦許以遠到公益礪
志下帷過鋭居病每太學有議士友多就訪焉庚
寅擢大科薦入史館爲檢閱明年陞待教會大臣
有餘干之行儕鋭者媒孽指爲黨人盡隔一隊士
類公亦坐罷壬辰倭變猝迫公適往關西從間道
馳歸　乘輿已西幸公旣不及從　駕又失大夫
人處徧尋諸山谷而得之遂趨湖西託于舅氏明
年二月浮海達　行在上疏自陳　上召見復舊

官轉奉毅承　命閱視湖南史蔵未還陞典籍改
禮曹佐郎又改司諫院正言公復　命入對言南
方貢獻越海遠輸民不堪命大敵未退國事孔棘
宜一切罷之以紓民力且陳軍計數條　上立命
罷施又言臣到海西聞後宮奴毆殺人吏不敢問
臣謂　殿下必不知然由教飭無素也因論宮闈
不嚴言甚剴切左右縮頸尋遞為典籍秋充書狀
官朝　京賀至明年春還陞拜直講時　中朝方
議撤兵禁殰黃連覊斬許至　京適使臣病公獨
詣兵部見石尚書具陳撤兵非計且言小邦守國

保境寔修藩職　皇朝何惜禦敵之用以示不廣
尚書孜容丞稱是是謂狄鞮曰爾國有人賊不足
慮也即奏留兵賜硝黃屢萬斤降　勅褒諭　上
喜故有是命世子駐全慶地方公為撫軍司郎體
察使尹公斗壽請為從事遷戶曹正郎監南方漕
税用能薦為海運判官秩滿　特許仍任丁酉坐
事免　天朝軍餉到我境多滞　天將怒責大臣
薦公風力饒幹畧　命以御史往督公秉傳疾馳
夙宵剿心前後運致四十餘萬斛軍興亡乏拜奉
常僉正有所不樂家食者數年久之還直講一時

王論謂公前以直糾宜置通列風憲言士才公者
又欲試大州府以盡其能累薦皆見寢辛丑由內
貢正出爲江華府使居一年境內大治不徇權貴
託嗾言路罷之公議譁然爭請論者反自媿屈癸
卯歷司藝司成又以御史出湖南括民田正田下
賦上者數郡還爲揚州牧使以公格不赴又爲忠
州牧使州故多逋租大爲流弊公上疏蠲免民蒙
其惠乙巳遭大夫人憂服除拜瑞山郡守三年遷
計代武吏公節省煩費廩庾充羨增至數千石俗
多上 聞蒙賞賚以此風公公鄙之不入耳入拜

掌樂正兼史館編修預校　宣祖實錄光海初振
拔淹滯銓司以公久困積薪每臺省注擬置諸高
選而挑下率越公用他人議者竊怪之公先在江
辛客有挾內庭私書為東宮要進施僧川椒公不
與反折責其人慚沮後人稍知公之枳仕途實由
此而公終不自宣後三年始除正言光海追尊生
母公據禮力爭重忤逆職前後居言地屢數十日
而皆以言去尋拜東萊府使階通政大臣薦之也
萊有倭館餽牵宴犒之費為嶺南歸輸地吏緣為
乾沒久為弊藪公嚴勾校悉請裁之一道稱便倭

性狡害難御公待之有體無不悅服以病去官壬
子錄全慶監撫舊勞進嘉善以賀至上使朝 京
癸丑誣告獄起公與諸名公卿同被逮已而放黜
屛居龍山江上及廢 母論發不欲居近郊遠歸
湖西辛酉宥叙護軍明年度支漕轉不繼建請公
前爲海運判官能擧職刱號海運使許自辟幕屬
以董其事公不得已強起未數月船粟適額數萬
斛閱 主上反正乞解職入覲不許 温旨優勉
尋拜刑曹參判疏擧民瘼語中時病 上稱善移
戶曹 召還兼同知義禁府事有謀逆訊驗用陛

嘉義冬除松都留守不拜改同知敦寧府事兼都
摠府副摠管甲子李适叛再除松都未赴 上幸
公州改戶曹叅判訛言李曙敗死代曙觀察京畿
曙出 命以檢察使 扈從賊平 還都進資憲
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義禁於是公年七十入耆
老社列位達尊公之五福備矣拜江原道觀察使
言路謂耆老之人不宜煩職事請留 不許公曰
吾老恨無以報國今幸受 命何敢自求安佚至
則嚴黜陟除煩苛出入險阻親問疾苦民多悅喜
以病辭歸 坐公譴褫職明年拜知敦寧府事西虜

深入　上幸江都命公分長度支隨　世子往全
州時公已瘁見者憂之一不言病殫精調度軍食
告裕賊退仍隨　世子入覲江都　上回鑾命公
留護三宮五月還京疾轉劇子弟進藥輒不肯曰
人生七十五強進瞑眩復冀時月之延非達人也
至戊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城南第之正寢訃
聞　上輟朝弔祭賻贈如禮太常易名曰昭敏謚
法容儀恭美曰昭應事有功曰敏用某年某月某
日從葬楊州治東金村里背戌公兆次某向之原
夫人李氏祔後以孫女位　中壹追贈議政府領

議政公資性嚴重處事弘斷中形美鬚望之儼然
周知吏事民術論說興革利害抗爽便治人已敢
先之藉藉有搢紳間聲常欲竭其智以爲有益於
國家而性抗直不護前坐是挫折薦者與忌者錯
而亦爲公屈伸焉篤於孝友自痛蚤孤事大夫人
至誠奉養多人所難及姊亡待其婿如姊在踢畜
其後婦子分與臧獲俾祭之居家有法內外肅然
下逮僕御罔或違度撫恤宗族踰者誨之瘝者食
之恩義備盡戒子孫修飭內行不尚文華見人非
直規之已隱於其所好懽然傾倒終身不貳其治

郡不以毁譽先動自持甚確豪猾畏服小民得所
常有去後思再使燕槖中無燕市物在東萊有獻
日本硏者却之然不以此爲名尤以長者歸之夫
人龍仁世族江原都事蓋忠之女淑德義行具載
申相公欽行狀垂世傳遠也必矣不並叙有三子
長宗遠蚤殁次昌遠郎漢原府院君次啓遠以參
議出爲全州府尹方以才謂顯安適朴徵郡守宗
遠娶庶尹金虎秀女生一女適進士沈總漢原娶
大司諫崔鐵堅女生一男三女男瀜錫侍直女適
申翊全文科牧使次我 殿下繼妃次適韓鼎相

啓遠娶領議政申欽女生五男三女曰晉錫直長
曰龜錫參奉曰禧錫曰師錫曰文錫女適李滋金
世昌韓斗相朴徽一女適奇震慶別生洸憙三男
五女男若海若濱若湖女適李碩蕃李命寬金球
林世喬呂台齊胤錫三女皆幼申翊全五男二女
男最遲餘幼韓鼎相二男皆幼晉錫二男一女龜
錫三女禧錫一男二女並幼奇震慶一女內外曾
玄孫男女揔若干余後公十六年始稱爲文人行
中而兄事之晚而折行輩爲交其過之未嘗不去
毛皮推腹心也嗚呼自始至今六十餘年知公之

事者舉一世而無一人可爲悲也遂收涕而叙而銘銘曰

昭敬承家髥爲名門再世室關至公乃神凝然其度沛然其才世思登庸時之鑒裁官雖多歷用實靡究曷爲而然嬰鱗是咎晩始際遇八座崇資洛社香山鳩飾爲皮殁有遺祉褒紀恩榮門闌愈光子姓愈昌維裼之阡有封若堂銘公之續永鎭佳城

贈順昌府院君行義州牧使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盖忠臣烈士之事國也遇難則以身殉之而成其
仁天之命之也亦必以巍勳煥業昌大其子孫上
下若交相報然厥理孔昭靡或差貸是以感慨無
天之論君子不忽談焉萬曆壬辰歲我　昭敬王
當國日本逆酋秀吉動大兵謀犯　天朝聲言假
道不日至鳥嶺國事危急故義州牧使金公從巡
邊使申砬禦之于忠州兵敗死之國家如失長城
士民聞之莫不哀痛後三十年癸亥奸臣縱吏幽
辱　母后芟夷骨肉人怨神怒國幾殄祀于時公
之子文忠公瑬率忠義之士翊戴我　主上再正

彝倫救生民於塗炭 社稷是賴於是策勳一等
推恩三代 贈公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
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順昌府院
君夫人之際可謂兩盡矣謹按公順天人諱汝岉
字士秀幾世祖承霔事我 恭定大王有功封平
陽府院君初名乙寶遇旱命禱禱輒同應嘉其誠
褒 賜今名傳至承旨元石是公高祖曾祖諱若
鈞繕工監正祖諱粹廉通政定州牧使 贈兵曹
判書考諱壎省峴道察訪 贈議政府左贊成蓄

德不施以貽其後娶信川康氏府使顗之女嘉靖戊申十二月生公少英特學書善博士家言先世圖武亂危曉暢司馬法多力便弓馬毋康夫人服訓儒門義方嶄然公盡勵藝業二十舉進士三十魁大科辛袖後柔映帶數人出入爭目屬之次第一時豪傑無有能先公者公亦自負以為一時豪傑不已若由戶禮兵三曹佐郎陞正郎拜司諫院正言未久連拜江原京畿二道都事還為兵曹
上御東苑閱武聞公善射 命試之公辭指肯免試又出為忠清道都事公望甚鬱一不以旅厦忍人

寸地借公與議歸讒於時思菴朴相公淳知公有
國士風必重之適道其界引公相見設賓主禮相
公素名知人存許可門下客未嘗有以狎進被其
容接如登龍然是日觀相公之待公者無不竦然
變色始方伯慢公頗自倨時屛氣守屛竊聽於下
風大慚悔賂謝適遞歸選補安東縣監故嶺南劇府
名爲村公而實擯之公痛一剪束豪民猾吏惴惴
負霜雪以行不敢用其術爲吏吾復入爲兵曹叅
玉堂錄拜獻納又以御史巡撫湖南適順天缺府
使地重難得人　上問令日稱文武具者必以金

某爲首欲除此人聞其有老母如何銓曹以資淺
爲解盖淸議欲用公爲本曹郎而 上特予准級
異數也乙酉遭內艱服除授潭陽府使大臣薦爲
義州牧使前此居官者飾厨傳聲樂以娛賓客取
名譽置邊備於度外公悉變舊弊㬉然改觀軍修
謗興踰年罷歸壬辰春譯人往來 上國辭範失
言繫治金吾辭連逮公不悅者乘時媒孽事將不
測會邊遽狎至 上下教此時金某可惜貰過責
效體察使柳公成龍及申砬交請自佐 上命與
砬公先在獄語同繫者曰廟議待賊登岸擊之比

不知兵者也賊若登岸必不可當至忠州謂砬曰
賊銳甚難與爭鋒宜固守鳥嶺不聽賊既踰嶺又
言先據高阜逆擊之不利入衛　京城又不聽乃
背水以陣公知必敗為書與子曰三道勤王師無
一人至者吾等奮臂無助男兒死國職爾但　國
恥未雪壯志未成是以負恨且戒家人必赴　行
在毋為逃難計賊衆號六十萬勢如狂濤一湧而
進接刃攢砲星馳霆擊人不能正視砬蒼黃欲馳
奏視公屬草身擐甲冑臂弓腰箭屹然不動鳴毫
颯颯卒書授筆無一字錯精彩倍於他日帳下觀

者人人嘖嘖稱歎我軍寡弱居散地其心罔已不牢鬪始合果皆奔潰公在軍中不過一士伍勢不能令砬字呼公曰君亦求免乎公笑曰豈以我惜死哉同至彈琴臺下手殺賊數十人相與赴水即壬辰四月某日也春秋四十五明年癸巳斂衣冠葬于安山某里新卜某向之原　朝廷旌表門閭事在三綱錄忠臣傳中初　上命廟堂舉西南邊郡緩急儲胥者推宋公象賢暨公以應　旨亡何難作宋公死東萊公死於此人始稱一時遴柬之政大有光於國家云雖然寬則抑外之急則小試

之又不行計畫卒未能究其用而收其功亦何補
於濟亂乎公雖云歿世皆高仰忠烈相與流傳記
載表顯永久其視向之妬賢害能之徒骨未朽而
名湮滅者相去何如也公爲人倜儻好義氣常有
千萬人吾往之志早孤事毋夫人如嚴父或有誨
責終日伏户外不命不退俸入畢獻大夫人所一
未嘗私焉喜施予重然諾不以死生貴賤爲間友
人有子女聯而夫婦並歿者取其甚幼弱者子畜
之與文忠公相長大人不知爲異姓也所與游盡
魁士徐義州孟林龜城植最合二公皆有毋每遇

壽節公奉之如其大夫人二公之爲之也亦然公
之焯德懿行不勝書大如此細可略也公於詞賦
詩文兼善至於酬酢赤札亦無凡筆而恥以此自
名故人無得以稱焉夫人朴氏咸陽名族縣監罔
壽之女明淑孝義多傳爲女範後公一年癸巳五
月卒於江華其冬祔于公墓生一男曰瑬再以靖
社寧國元勳封昇平府院君兼大提學三爲領議
政謚文忠娶晉原府院君柳根女生一男曰慶徵
文科靖　社功臣順興君漢城府判尹娶府使朴
孝誠女生一男曰震標進士狀元文忠順興俱有

側室子女一人內外曾孫如干人文忠公年七十
八戊子卒葬反哭時順興先已窀穸孤孫震標纍
然服斬抱狀而來泣謂余曰此不肖孤王大父事
畧王父易簀前數日病幾不能言顧不肖曰先人
歿五十七年墓碑不刻此吾罪也嘗欲自草遺事
乞銘於當世立言者終不能成文理而心與毫俱
腐今已矣吾友金君兩世兄弟視是必能道吾先
人之事我死若徃請之吾將待此瞑目於土中矣
余不敢辭泣而諾之所懼疾病昏耄不能揄揚光
大無以慰孝子孝孫之心也於戱銘曰

煒煒順昌文武杰遺世之歧受挫掘歲次龍蛇殺
欃蒦天池揚沸陸成血列城無堅封豕突公時何
在在縲絏勢迫門庭公𨓏出用昧臨皙良圖屈重
闡失險河渭夾一死報 國公秉節堂堂義氣貫
白日天佑厥子樹勲伐表閭貤爵顯忠烈孝哉曾
孫思繼述衣冠所宅建隆碣名與穹壤無終畢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碑銘 四首

左贊成文平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蓋當我 恭僖大王己卯之歲羣賢彙進銳意至治其所以格上繩下者姚姒洛閩以下亡論也予時墨巖先生李公以前輩老成坦然自信不盡爲儒縛少年新進頗有訾議之者公屬疾歸鄉獨首相鄭文翼公惜其去屢言於人亡何士禍作奸黨遂得以甘心謂公前爲其所斥必蓄怨助己首起田間拜都憲不赴再以贊成徵既至倡言上林不

可搆害力爲申救大忤奸黨以至憂懣而卒於是
人始知公之本心而益稱鄭相爲知人云謹按公
諱繼孟字希醇號墨巖全義人後居金堤高麗六
師禕之後也九世至彥沖及光起仍父子俱爲政
堂文學世載厥美迄爲名家曾祖諱宜扶餘監務
祖諱大種珍原縣監考諱頠司正至公復大顯追
贈司正如其官扶餘珍原二府君二品妣仁川蔡
氏以上三代並封夫人初蔡夫人方娠有夢鶴之
異及娩神姿淸臞不類凡兒幼時放逸喜游貫成
公殁公尚少母夫人親授之學秇業日進金濯纓

駙孫南秋江孝溫皆與爲友佔畢金文簡公按湖
南一見待以國士寒暄金先生亦稱其有經濟才
成化癸卯捷司馬兩試己酉擢文科甲科由說書
遷校檢正言典籍爲養求監高山青陽二縣丙辰
內艱服除歷校理天官郎司䆃寺奉常二寺僉正掌
令典翰執義陞同副承旨至左承旨戊午坐佔畢
齋門徒杖流靈光丙寅　反正拜大司憲辭連朴
耕獄不自明謫珍島數月見釋爲同樞右尹禮刑
兩曹參判間出觀察湖南京畿關西三道入長度
支陞政府參贊大宗伯以　中宮冊立奏請使如

京師得准進一品賜土田藏獲己卯大臣薦授司
馬長銜職歸金提其冬　召拜賛成自史館記注
至　經筵春秋成均提學總管判金吾　世子貳
師原職銜改兼官常仍帶知都憲宗伯度支藝苑
參賛弘化之任或再至或三四至由卑至銜莫不
自致未嘗倚人門户爲進取計也累疏乞退　不
許癸未春疾篤　上遣醫胗視　王世子亦遣宮
寮問疾公冠帶令左右扶起拜　恩有以後事問
者不荅豫剋死日至期屏婦女欲出正寢病不能
起乃引身避席而殁春秋六十有六以是年九月

六日返窆之金堤月山先塋之側夫人崔氏縣監漢碩之女舉一男夭側室子三人沆詼灑公天性豁達喜慍不留胷中好善愛才不翅若出己在關西言路有以風聞誤劾者後遇其人談笑道之及加尉薦其爲長者如是其朝　京也有疾未瘳亟勸露章蘄免公毅然曰人臣死不辭難遂行親發求善人之言以圖不朽尤篤於友愛撫養孤姪恩義備至待宗族貧昆弟一視以仁凡有所急無不於公乎取潤累更變故堅持素節終不失令名公豈非元祐之完人也太常易名曰平其立義似不能盡

公君子惜之公歿後一百餘年墓碑不銘漢陽趙侯
涑守金堤慕公之風資送泫滁玄齋維新振文者
走千里揚州之石室求余文刻石余所願為執鞭
者不辭老病而為之筆嗚呼公之平生言行不勝
書而家乘散軼無存間有紀其履歷官職而昧於
是非不識史家褒鉞之法至如當官處事有益一
時者不足為公輕重故略之後之觀者必有知余
此志哉銘曰
顯顯文平天厚其德其德如何量宏志確自待弗
疑衆咻徒然怡怡坦坦所與惟賢豈無同人能保

於先明夷左腹加滕墜洞世事罔極公心乃見國
以殄瘁唯憂用殫九原不昧士林攸暨月山之阡
有碑在隧江河無廢金石長留卓㦲公名與之同
流

刑曹參議羅公神道碑銘 并序

俶儻儁偉非常可喜之士世未嘗無人而長短互見遇不遇有命天實生之而又奪之人若惜之而反忌之未究厥施含用而逝者多矣若鷗浦羅公豈非所謂非常可喜之士時命不偶未究而逝者歟謹按公諱萬甲字夢賚羅氏本出羅州高麗時

侍中天瑞以功食采於安定遂爲安定人安定即
今之比安縣也高祖世傑 昌陵參奉 贈司憲
府持平曾祖瀷以翰林貶官積城縣監卒 贈弘
文館校理與二兄湜淑俱顯仕俱以直道俱被奸
臣誣枉至今爲士類所稱大父允忱成均學諭考
諱級早抱大人志不汲汲於進取官止侍講院輔
德以公之從勳累 贈議政府領議政妣光州金
氏漢城參軍好善之女萬曆壬辰生公先是議政
公喪伯子以繼嗣爲憂夢神人有報已而果得子
遂以其所命者爲名而字之曰賚以志喜幼而不

類凡見豪舉自喜其游嬉好爲軍陣之事指使群童年力雖出己上者畏讋言不敢不聽長老見而異之甫齔試賦韻語藻思驟長鑒賞家稱爲千里足十一遭議政公憂執喪如成人母夫人慮其過毁備諭之竟不能奪志服除方名曰起守菴鄭先生一見許以國器歸以其子公亦識心師事焉甥間相爲知己癸丑中進士第一人初入太學故事新舊進士相見一揖爲禮時居上庠者傳會權奸邪論公醜之不與相揖於是一榜遂怒俱退以此著名亦以此大忤奸黨至母夫人卒承重持制制畢

毋后方在幽辱公白毋夫人三綱絶可去矣卽奉
歸田舍不赴公車不與時人交闔門養靜杜以墳
典自娛久之有以請　社謡告者要與同往公謝
不行聞者韙之癸亥　今上卽位拜　順陵參奉
登謁　聖丙科補承文院權知正字陞著作薦入
史館爲檢閱歷待敎奉敎轉成均典籍移司憲府
監察又移戶曹佐郞度支素號吏藪適李适叛
上將出幸機務百倍長官才公諸難事悉以委之
無不立辨賊敗還都爲騎省郞公謹竝罷尋入玉
堂三爲修撰再爲校理爲文學爲獻納聲譽藉甚

侍講席銳意匡弼勸 上立聖志勤 聖學誠心求
賢為急且以罕御 經筵輕視臺諫規箴甚切
上頗傾聽公益自發舒遇事必言勇往不護前執
政固已目攝之會南以恭驟除都御史其人本昏
朝戚里客不為清議所與公偕館僚舉劾之執政
指公等朋比喜事 上下補外之命廷臣爭不得
於是三人皆貶遠邑公為江東縣監貴臣有與執
政相軋者力救之語徼 天怒將加竄逐賴有大
臣言得寢既之官不以遷客自居竱心撫摩宿瘼
如洗遇旱蝗虔禱尌應蝗不為灾邑人懽若更生

以其暇大修學政鼓舞風動士爭興起未幾彬彬
可觀自是連擧於鄉旁邑慕稱以爲前此未見也
以病去官追思頌德後聞公謫海西爲輸音甘以
助親膳及歿爭致千里賻明年西虜深入 上捽
幸江都公追赴之虜解還里戊辰拜直講知製
教兵曹正郎屢遷修撰持平振飭風紀都民相戒
毋敢犯禁一時凜然稱爾薦擬天官郞執政猶用
前忤進毀言 上惡之問諸大臣將遠貶皆以爲
不可改命中道明年宥還復入玉堂諫垣不以震
撼少沮極陳諸司聚利斂怨薦紳靡恥不明尤斥

勳貴戚里奢侈踰制又言姻婭瑣顆不宜使居銓
地勳戚側目視之 仁穆王后喪監掌厭儀損益
適宜人多稱之歷檢詳舍人輔德 山陵訖陞通
政兵曹參知爲養出補安東民素聞公威聲爭相
賀而奸吏鉅族驕橫者斂手吐舌傾耳待令旬月
之間政化大行道內久旱公禱應如江泉府還一
境獨蒙霈澤爭言使君能感天以農月違制奉親
坐罷在官僅七十日而人無不思慕頌德如江泉
云乙亥拜刑曹參議 穆陵雨漏或言過震 元
宗祔廟適與相値衆口讙譁人心不安公抗疏論

之至云上下相蒙欲諱實異仍及宮闈不嚴時政闕失數千言皆人所不敢言　上甚恚嚴旨罷官公屛居江外蒔花灌圃悠然有終老計丙子冬金兵大至　上避入南漢公自田間詣辭大夫人匹馬赴難請對虜詐言約和要質　儲君朝廷若許之則臣先碎首馬前賊遠來疲乏募士奮擊可以得志諸將多雜之計不行衆虞食擧公主餽拜工曹叅議　上引見勞勉公受命感激夙宵勦心隨調毋乏移兵曹叅知賊要得斥和臣甘心用事者指名鄭蘊尹煌十餘輩以塞禍公見大臣言曰諸

公平日自許何如而今欲爲此擧獨不畏後世議乎由是多得免者始虜遣慢書試我人人大言虜可絶公以爲無挾自大非計也儔輩誚公選愞及在圍中前日大言者反附和議公每陳死守之義或疑問公對視羈縻保民生守綱常全節義皆隨時從道也人服其有裁和既定公至 上前持前議益堅 不納退言於朝堂曰設令城下 皇朝所賜誥命國章不可與皮島所留 天兵不可犯慷慨不已座中力倡和議者嗤謂何不詰彼自言公毅然曰朝廷不以我爲駑使備行人何敢辭也

及虜以　世子西行公執鞚痛哭衣袖盡濕　世子温語君之老母免乎宜速往見弟少復送余出郊丁寧眷顧之意視舊諸僚最為懇渥聞者莫不感動太夫人寄寓海島公奉往湖西尋遇大故喪亂之餘自盡無憾亡何誤聞島警僨水營退舫為避亂計已覺其誤即反之不悅者代事乘而齮之遂成萋斐　上下廷尉問竟用拗法遠竄嶺海士大夫皆言其罰太重不平者公啣荼跋涉百瘁一生猶祭必躬奠哭必盡哀幾於滅性諸子泣請如禮輒拒之曰主辱不能死母歿不能喪何以生為

己卯服除明年遇赦移寓滎川每聞 國家助兵
瀋陽歎曰三百年君臣之義到今絶矣日夜涕泣
悲憤不自勝病遂漸篤壬午閏十一月丙午卒于
滎川寓舍得年五十有一易簀前二日爲人作祭
文神氣如平生道臣以 聞命復爵賜賻如儀前
以扈從勞進嘉善又用靖 社等從勳 贈議政
府左議政明年癸未三月反葬廣州先兆芷坊里
乾芝山辛向之原公爲人抗爽多智尚氣槩善談
論居然國士風雖厲於士節乎然其居家絶慈良
事親奉先待宗族處財賄多人所難及大夫人老

而失明奉養娛悅靡不曲盡奉外王母及嫠居諸
姑姊同居十餘年終始無間言閨門之內雍雍如
也凡有吉凶之事必傚於知禮者行之與人交緩
急可使守夢先生常稱六尺可託終日對客不能
朔 後辭所親不當意輒面責之至顏赤不止然
過後不復留時時屈意受善言以此見多所在舉
職至持法抗勢屢拂人主意後亦不能不思其才
也一斥不復卒以擯死嗚呼惜哉君子謂公雖位
不大顯壽不永年忠直之名嘗與江河同流不足
為公憾也乃知不苟合乎時者所以合乎後世也

夫人草溪鄭氏議政府參贊諱曄之女卽守夢公
夫人蚤承家訓事君子無違德有四男二女男長
星斗翊衛司侍直次星漢次星遠次星緯俱向學
長女壻李嘉相登第蚤歿次女壻朴世柱星斗娶
大司憲金南重女生二男一女男明佐次幼女適
進士金壽恒星漢娶士人李宗培女星遠娶直長
權順昌女星緯娶承旨申翊亮女內外孫若干公
葬有年夫人命星斗曰今世上與汝父知而許其
志者惟金丈在年今八十矣汝急往乞銘毋後星
斗承命以參議趙君錫胤狀來請甚勤義不可辭

不揆老耄略爲序次而系之銘銘曰

蹇蹇羅公允矣王臣篤厲操尚稱世有人遭時之羨餉以苦辛積誠于躬恥言不伸吾道非耶益彈厥身祭則格天政行化民惟忠惟直可質鬼神誰爲厲階竟竄海濵生辱泥塗死列星辰一時之贋萬世之眞太史屢書裨史誠陳操之公言刻此貞珉

故義兵將　贈吏曹判書重峯趙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國家養育人材二百年至　宣祖朝有忠孝節義

學問兼備之士一人焉重峰先生諱憲是也先生趙姓汝式字重峰號也高麗時有兵部尚書文冑先生其後也至上將軍天柱紅巾之亂効節於安州至琪封銀川君入 本朝有諱環受知我 世宗以遺逸特授京畿都事至通政羅州牧使是為五世祖曾祖諱瓚祖諱世佑皆不仕考諱應祉贈吏曹判書娶車順達女嘉靖甲辰生先生資稟絶人儀表儼然大耳長身目如朗星天性孝順秉執純固家本困農不隨羣兒為戲動止惟父命俛焉孳孳居平佔畢目不有身外事同輩莊事未敢

有以狎進者纔免襁褓已知事親之禮父母有命
必跪而對每事敬以將之少失所恃失愛於繼母
終致底豫稍長嗜學常激昂自誦曰天生男子豈
偶然哉其自任之重如此家甚貧隆冬盛寒衣屨
盡弊徒步從師不避風雪歸則親自負薪為親構
火映火讀書日用言為與人講論無非為己力行
之事至大學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未嘗
不三復玩味非堯舜湯武則不言非孔孟程朱則
不學丁卯登文科隷校書館權知除安州教授居
三年士風丕變移坡州詣牛溪成先生請學先生

為遜席不以師弟之禮待之壬申陞本館正字
上因故例降香佛寺先生上疏極言不可 上怒
將致辟有救者止削官直聲振朝廷久之陞著作
以質正官如 京師上書禮部論聖廡從祀位次
之失見者歎服還 朝條舉 中朝文物制度可
法於時者慨然有東周之志仍及我 朝四賢衛
道有功未遑褒崇之禮其他變通施措之宜無不
鑿鑿中窾 上以風俗習氣之不同未見採施先
生退搆萬言疏以納鑿不合竟不果上陞博士轉
拜戸禮二曹佐郎典籍監察冬出為通津縣監剋

革宿瘼一境按堵内奴有犯法横恣者杖殺之逮
問金吾竟配富平戊寅丁外艱先生家去配所不
滿數十里以法不敢奔喪朝暮哭擗聞者莫不感
泣喪畢往拜栗谷李先生於海州遂執摳衣之禮
又哭李土亭之喪於湖西辛巳拜工曹佐郎出為
全羅都事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為民弊者 上
優答而不能用鄭松江澈為本道方伯先生始未
相識誤聞毀言不欲居幕下移疾欲辭去已而聽
栗谷諸賢之言遂為金石交壬午為 宗廟令以
親老乞外得報恩上疏極陳修攘之策請立魯山

燕山後旋表成三問等禁王子弟宅之過制者未幾以治最聞不悅者論啓 上曰如此人不易得不允時栗谷已歿黨議愈激先生見世道日非不欲近在畿輔移居沃川之安邑縣丙戌 朝廷修定學制創設各道提督俾專教養先生差赴公州大揭造士之規嚴其條約以身先之聞風遠至者甚衆先生雖居散地見 朝廷是非顚倒痛師友受誣上疏言 君上親賢友善預養於早則天下化之不令而從可以唐虞三代之治阜冠百王者也降自叔季此學不明上不知素教下有以欺

蔽天下知陳蕃李膺之賢而讒說殄行盡殲黨錮
知司馬光趙如愚之忠而道學僞學之謗並棄程
朱逐賢罷邪如恐不亟召寇速寇與亂同事徂茲
東土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者儒賢輩出先有
李穡鄭夢周講明理學用延麗季之危急繼肇我
國之文明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
祖澄厲民俗幾變雖被讒害代有善人踣而復起
屹然有山嶽不拔之氣李彥迪權撥金安國宋麟
壽白仁傑諸賢危言直筆公議昭昭倘無銷鑠斬
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必媲於文王之以寧矣惟其

士禍甚酷成守琛成運皆隱而不出李滉退居禮安徐敬德遯于花潭金麟厚曹植李恒之屬棲遠遁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自是父兄教其子弟者咸以學問爲戒朝無讜議權奸肆志其禍至於元衡李芑極矣李珥生甲申之歲逢龍奸孽隱憂浩歎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愛君之誠鄭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則學於李滉珥則親承謦咳於李滉又慕先祖道德謨猷氣節有自來之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蒙被寵使澈之清明直節珥甚重之期與同升而輔合之責又在朴淳淳之舉珥薦澈

乃是相職之當務耳則以爲啓沃之際不可無嚴
憚自重之士故臣薦成渾此二人不詭衰末之俗
造門之士無問賢愚人有一善若己有之若鄭成
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列于清班哉惟其汲
引不至則亦懺忿立生謀斥逐死加醜詆上自卿
相下至韋布無地容身曷嘗有君子爲政而剝一
時忠賢皆使失所哉臣於斯世所師者三人李珥
成渾李之菡也三人學問所就雖各不同其清心
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以三人之所以教臣
者教士而邪說盛行闢臣是珥渾之徒類多反走

詬罵之言四面而起緣臣無狀辱及師友臣實慙
恧疏叅十日不下先生再陳邪正之分辭益剴切
聖批求言陳疏良用嘉焉令所司回啓於是奸讒
並起仇視先生皆欲得以甘心　上皆不聽丁亥
以文辭先聖又上疏論鄭賊凶悖比之羿浞莽以
轉達於　朝方伯不受退還沃川杜門講學者將
終身時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遣使來覘我國舉
朝無敢以斥絶為言者先生上疏曰嗚呼臣逐其
君人倫之大變天地之所不容謀國者縱不能提
戈往誅其忍與交使助其聲勢乎仄聽屢日未聞

有倡義告絶之議是可謂國有大臣乎方伯亦不
轉聞先生徒步詣 闕並前未達三疏請以三事
備訊而後許之其一大明一統日本僭號不可不
亟去也二我國鄉導反噬之人使不可不刷致也
三彼奴無厭歲幣之數不可不減定也又論李山
海之誤國不可不黜 上大怒命焚其疏先生遂
退歸己丑夏先生又持斧伏 闕極言朝政得失
請明 聖學省刑罰戒奢侈節嗜慾蠲租賦且論
賢邪之分蓋先生篤信牛栗二賢每以擯斥者盡
爲小人尊崇者盡爲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

至讐怨堵立至於按治居停使無容接而親舊亦多拒門不見兩司交章請竄 上久不允後因玉堂陳劄始命配吉州嶺東驛 命下金吾吏卒相與歎曰此公之忠直反遭此禍耶於此可見人心之不昧也先生自決川徒步踰嶺二千餘里備嘗困極雖蔡西山脚為流血亦不過是也先生辭氣未嘗少挫嶺北癘疫方熾所經死者十常五六先生之弟與二奴皆死先生雖極傷痛亦無憂怖之色端坐於四隣積屍之中或親至病家授藥救活而終無恙人謂先生正氣癘鬼亦不能涤也辛卯

秀吉再使求和以我國鄉導者數人為解送玄蘇
等來獻　朝廷動色相賀將遣黃允吉金誠一等
回謝先生聞之又上疏曰自古勝負之勢豈徒以
兵之強弱乎齊桓用管仲仗義執言則召陵之師
不戰而致盟漢祖聽董公師出有名則垓下之覇
悲歌自刎蓋身負弑逆之罪天地所不容也方伯
再三却之會鄭汝立謀叛事覺自殺黨與伏誅湖
南士人上疏訟先生　上曰當初之竄實非予意
即命放之銓司擬典籍　傳曰此人不可輕用
銓司誤認　上意改擬禮曹正郎　上大怒黜銓

長洪聖民為慶尚監司先生聞之即赴 闕下席藁待罪城中士庶聚觀歎息曰天生趙公為社稷也是歲 朝廷竟遣信使秀吉亦送玄蘇等回謝聲言大舉犯上國上下莫知所措先生自沃川白衣詣 闕請斬虜使曰臣竊料今日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有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股于琉球諸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若 天朝疑我國與賊連謀興師問罪 聖主將何以謝過臣民將何以免死乎假使不然謂我論胥為虜堂堂禮義之國不亦羞辱之甚乎至壬辰播越之日中朝

人謂我國導倭犯順豈不痛哉又曰賊之於我國一以吞噬為計其包藏禍心極矣而待賊使無異華使湖嶺各邑盡率吏民出候院驛不顧防備之事使其奴倭驕我將吏如賤隸不敢一言責以禮義則豈非可謂痛哭者也古人如陸賈正色一罵尉佗之箕踞范仲淹焚書而折元昊之悖慢曷嘗如誠一之輩載猴千石持國樂娛賊兼使軒轅破蚩尤之具悉為虜人之所得乎此輩懼公議之或激則乃謂秀吉非真叛逆是可以寒浞為純臣乎又曰等是一死寧死燕趙之路以學子貢之遊說

使諸侯之師擣吳之虛而存我魯國則 聖主活
臣之恩庶幾少報而天生男子之意亦可自副矣
如無肯行之人則臣假一節備末介西馳以玄蘇
頭獻于 天朝效包胥之哭以明我 王心事幸
蒙 皇上矜憐則借馬南陲分致賊肢于南洋諸
國期使此賊不容於覆載則雖死道路亦可以脫
臣老母於俘徙之辱矣疏入三日 不報先生叩
首石礎血流被面或譏其自苦先生曰明年竄山
谷必思吾言矣又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日本
遺民等書與斬玄蘇罪目及嶺湖備倭之策大槩

如前疏而語益加切政院以先生言為不祥不納
諫垣以壅蔽請罷承旨只 命推考先生知國事
無可奈何退歸田廬仰屋長吁而已壬辰二月夫
人辛氏歿渴葬三月省先隴於金浦告以將亂永
辭四月辛卯賊渡海長驅連陷釜山東萊數日已
踰鳥嶺 大駕西幸先生聞變即徃清州與李瑀
等謀起義兵時昇平日久民不識兵革蒼黃失措
不可收拾乃還沃川與門人等募得鄉兵數百遮
截報恩之路力戰却之自是賊不敢由是路而西
巡察使尹先覺以兵民多應義旅不利官軍多方

沮撓之先生與門人等欲赴 行在見巡察力言君臣大義巡察請與同事數日内應募者近千人有安世獻者說巡察曰公為一道大將曾無尺寸之功趙某奮起放廢之中先公着鞭彼若得志必治公逗留之罪巡察然之移文列邑囚繫義兵之父母妻孥又繫治守令之以軍屬先生者以此既集者還散先生以書責之巡察見書大不悅先生以為既忤主將難與有為遂往湖右若干士友之素慕先生者招募不籍於官軍者得千有餘人建旗發號以聲勢控制人心乃安遂自洪州直抵懷

德是時賊方據清州防禦助防等軍相繼奔潰獨
僧將靈圭與賊相持先生急向清州促防禦使進
軍與靈圭合進薄西門親冒矢石士皆致死賊大
衄退走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
地晦冥士皆懍慄先生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
然乃鳴金少退是夜賊焚其屍從北門潛去自是
湖右諸賊望風皆走時有自賊中來者傳言賊相
謂曰義將行師非巡察防禦比其鋒不可當也破
賊之後拜疏使門人全承業賫赴 行在曰臣聞
唐玄宗幾失天下而能用陳玄禮之諫倉卒之中

割恩正法國忠斷頭汪栔林甫斲棺鞭屍故民心洽然思唐忠臣義士得盡其力李郭成功如建瓴然宋之高宗雖有江左不用李綱張浚之言常使汪黃秦檜之徒不離左右故宗澤岳飛將有造平河北之望而沮抑多端至於矯詔殺之賢如孝宗亦未能成混一之功今之主和招寇甚於檜奸戕賢誤國甚於林甫積怨市里甚於國忠迄保首領使其黨盤據要津以防賢路將何以慰民心而振士氣乎先生又與巡察使不合外為好言實欲沮之知先生決意勤王見先生曰吾始與公相歡也

今有細人之言必不相能吾已悔之今則矢與公死生以之今聞錦山賊將侵軼兩湖不如同討錦賊之議後者然後勤王未晚也諸將佐亦言先滅錦山諸賊先生以為然乃還公州公之麾下多被巡察所因稍稍散去只有七百義士願從先生以八月十六日移軍向錦山或言錦賊皆精銳數且數萬不可輕嘗大敵先生泣誓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與靈圭聯兵以進曾與湖南巡察權慄約以十八日齊舉協攻權移書改期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賊詗知兵

無後繼乘未備而逆之先生令曰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唯命力戰良久賊三北幾潰我兵矢盡無可爲會日且入吏士無人色先生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銳攻之遂入帳下有褊裨數人欲脫先生力請跳出先生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丈夫死則已不可臨亂苟免遂援桴鼓之士爭趨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七百人無一逃生者賊死者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陣哭聲振野乃積屍焚之火三日不滅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適湖西賴以得全自兵興以來摧破

沮遏之功未有過此者也翌日先生之弟範冒死
求屍見先生死於大將旗下而將士相與枕藉環
其側範負屍還殯淶川至是盖四日而顏色若生
張目掀鬚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已久也長子完
基狀貌魁偉兵敗故葬其冠服求代先生死賊認
爲主將而殺之先生深於易占壬辰四月聞東南
有聲如雷大驚曰此天鼓也嘗夜觀天文北向拜
哭已而仰天歎曰吾以爲禍及　行朝更察之二
王子入北者必陷於賊乎門人志之果皆其日也
至於識見思慮若燭照數計無不洞合者必本於

天理人心之正然以時務事宜之變實非揣測臆
料之比也初先生之始起兵也　行朝遂拜奉常
僉正及殁追　贈吏曹參判同知　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事並旌表完基錄完堵為　泰陵參奉月
廩其家完海之為世子也召見仲子完堤賜米布
遣從官致祭復役臧租甲辰　先王加　贈其考
與先生並為吏曹判書後聽建祠宇　賜額曰表
忠俾祀于春秋　今上即位用筵臣議拜完堵為
江陰縣監嗚呼　國家酬報死事之臣至此而可
謂無憾矣然亦何及於既往也夫人辛氏寧越郡

人丙子以先生宅兆不利十月庚寅移厝于安邑
縣薇山酉坐之原夫人合窆焉有一子即完基無
后完堵完堤完培及二女皆側出完堵一子鎮女
適張應祥完堤二男曰鑌鑄女適金樞次幼完培
生三女長適許就賢次適李承聃次幼外孫金汝
亮文科汝玉司馬嘗聞栗谷先生曰汝式每以唐
虞可卒復未免騷擾從真練達可大用牛溪先生
曰汝式之學日就月將甚可畏也蓋栗谷早歿未
及見先生學問長進也嗚呼先生以純一剛健之
資輔以師友淵源日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其所成

說豈可量哉世之論者或以先生爲臨亂効節一
義士彼烏足以知之銘曰
惟帝降衷不以華而豐不以夷而嗇先生受之孝
爲子法忠爲臣法同此心者孰不欽服事有萬殊
理或不一嶽雲易開宸聰猶惑暴魚餘馴奸心難
革龍蛇之歲天地反覆先生一身獨任人極危言
斬使上下失色泣血誓衆義士雲合試戰上黨雖
題褊魄飛童告捷满走舉笏再赴錦從如矢斯翼
人勇殺賊天方厚惡雲埋短日十乏之寸鐵父子奮
號天咷岳坼先生之死人爲身惜先生之死我惜

爲國昔田氏徒從死五百今茲殉義五者至七懿
哉先生萬古烈烈垂名龜石愧非鴻筆

江原道觀察使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余所爲朋友間聽其言而不疑其行考其終而不
違於始寬而有制廉而不劌直而不激簡而無撓
者惟於吾仁甫見嚮道之誠不以在亡爲間父賢
而子又孝能悉記其考之行將以求不朽於來世
是不獲無言雖余之耄謹受而爲之叙公諱廷虎
字仁甫自號南溪趙氏出白川高麗時有兵部尚
書上將軍文冑是公之鼻祖自是圭組相承七世

祖㬋事我 太祖策翊戴功位至都評議司事封
復興君事顯 國史生瑞老嘉善大夫知中事生
元立僉知中樞府事生權折衝將軍上護軍寔公
高祖曾祖諱長孫副司果 贈通禮院左通禮父
父諱應斗副護軍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沖業
文不第散階至禦侮陞折衝將軍副護軍加緋玉
居家有隱德壽躋大耋子孫競爽宗黨艶言嚴有
再室前夫人平山申氏無子後夫人昌寧成氏通
德郎諱鳳之女最名有婦德生四男公卽第二也
伯父 贈吏曹參判諱凝無子取公爲子配彦陽

金氏縣監諱德潤之女贈貞夫人三代追榮皆
由公貴也公生于 皇明隆慶壬申生而茂異稍
長已從前輩長者問業儕類皆一時才俊每有所
試輒屈其曹偶庚寅中司馬壬子擢文科士論稱
其久屈盖公於辛卯遭內艱壬辰 國有寇亂十
年之間流離轉徙仰事俯育皆公所盡力然以其
間能精心習之不廢故業遠榮於二親具慶之日
人始歎服公之材與志選補承文院權知正字委
以出爲居山道馬丞驛在北邊嶺海之外名爲遷
東而實遠之也公不以遷客自居煦濡撫摩遍蘇

枯涸鄭政大舉以親老辭遆尋陞著作槐院為年
少通顯之階權勢子弟門生之躁進者垂涎染指
一失意視為仇怨時值奸臣盜秉濁亂顛倒公獨
持正不撓六為其所嫉再鐫其職使不得居位已
未例還成均館典籍公移病不仕其年丁外艱服
除見朝政日亂倫紀斁絕屏居西畝絕意仕宦癸
亥今 上反正首擢拜司憲府持平知製教 鼎革
之初 朝廷政刑必先服人心公一意平停錦溪
君朴東亮語涉不避實在原恕公與同僚議稍從
輕典大忤 上旨特免其職銓司例授成均館直

講又 特除西道寧邊府判官猶用前件也會諸
臣白其有老母於是停外遷而但 命罷職甲子
李适叛 上南幸公自田間匹馬扈 駕舊還賞
從公不與𧨏臣以為言 上意不釋至乙丑春始
拜典籍移禮曹正郎出為開城府經歷本府徭賦
無準前後莅官者好以寬大養譽公思以易其俗劑
以衰之著為絜令以式來者公敍抵今賴之丙寅
拜弘文館校理 召還醫白擁車適為之祝既不
得留則相與刻石頌德用表遺愛秋改掌令尋陞
侍講院輔德進講之際啓沃弘多移司諫院司諫

以 御史使北路還為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扈
駕江都公事還京丁內艱衰年毀脊執禮彌堅服
除歷拜寺正舍人司諫執義應教或再至三至以
御史再使嶺北羸服出入村落廣詢吏政民瘼還
條上便宜十餘事下所司施行明年拜司成移司
諫舍人公譴罷免亡何叙拜司䆃寺正移司諫與同
僚上劄條論時政其一言左徑媒進女口點累
聖德遷逐判李公命後亦上疏言之 廟堂請治
媒進者於是 屢下嚴旨公與同僚引避極陳
聖怒過當人主失言有關興喪之機辭甚激切直

犯　雷霆旁觀其邑至於損上威以伸所守不避
也竟褫免已而貶湖西佐幕公之事王與叅王素
相類而古今所遭各異世充嘆惜明年以大臣薦
拜舍人兼　世子輔德出廷鍾城府使始憲邊備
率用武弁民困於貪殘之政間遣名僚洗刷之不
耐久又多棄歸積弊彫勉幾不為邑公至慨然職
思更弊民隱晰若燭鏡罷廢不終日治理流聞三
道西儁修埤積谷明約訓士屹然為一時邊郡之
最列鎮聳觀無不服其勤瘁而欽其澡雪壬申春
潢池之徒有名引公者已令逮問覺其誣發半道

命還其任癸酉有西警用武臣見代入拜同副承
旨叙陞左副辭遆拜兵曹叅議再長諫院時祔
元宗太室公率同僚力争 上大怒嚴旨削黜即
日退歸郊居明年復拜兵曹亡何出為江原道觀
察使號令不煩寛簡得所道内洽然冬清人悉國
入冦 大駕倉卒幸南漢公誓心泣血不遑暇食
首先赴難而嶺西北絶險羽書往返動踰旬望公
所部先諸路急據要害鳴砲擧燎由是城中始知
東兵来援賊亦奪氣公親督營卒使別将勦截賊
之遊兵搶掠者所殺頗多賊不敢恣意東出者人

以為公之力為多兩元帥會東路相機持難兵需百給區畫多藉公手會 廟謨決貰和議山城解圍公與兩元帥待 命闕下及置對事釋配中道堤川縣先是無賴人甲出入州郡藉為奸騙夤緣求謁公深惡痛斥守令之坐殿者陰嗾鑽入山城誣公不急赴難後雖大白 上之始疑於公者兩憾交搆之效云戊寅 恩宥明年拜右副承旨至左承旨病辭拜刑曹參議移兵曹屢陞大司成承旨兵曹戶曹皆未久辭遞辛巳出為寧海府使公思退已久再入朝列非所樂而黽勉赴官時值歲

侵民不勝苛公周行一境親自賑救所活甚多屬縣滎陽地勢懸疣豪強侵壓小民悍於赴愬公至之後宿弊如掃推覈補弊々省民賦助勸婚嫁俾無失時過吏民能明而惠一境無不悅服亟民立碑追思如松都焉公所至輙有異績未嘗自伐以此益推浮長者壬午棄官還堤川既歸不以官中一物自隨日與田史野叟杖屨逍遙量陰晴較桑麻以自娛不復有意於斯世屢辭禮曹工曹僉樞大司諫　下召命皆不就丙戌還黔陽舊業思與親故會見銓曹聞公至授軍職辭不受祿康強無

疾病至八月示德十七日告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六訃 聞賜賻祭如儀用胤子貽武從勳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天資忠厚學必事營白居家孝友恭儉與人周詳謹細不以一事苟喜怒親故之貧促者存卹無倦平生論議慷慨立朝行事惟義是視不以利害禍福動其中牛溪先生被宵人誣詆公議上疏力辨屬草於公奮然直破其肝肺見者甚縮竟被 優容士論韙之少與梁

公應洛為死生友終始靡閒即膠漆莫踰人比之陳雷管鮑今世罕見也自少貧約至顯愈勵人所不堪處之晏如至於滫瀡之奉竭力營辦護軍公至大耋而終公已老矣宛然孺子慕宗子家貧為營祠廟助給祭奠伯兄溫病死躬自含歛嫁孫女業燕子皆如已出二弟一妹衣食與同畢身無歎子弟雖甚愛義方斬然御家衆恩而有威臧獲無怨言喜施與不問有無客至必置酒衎衎相樂開示無蘊以是人無賢愚無不愛慕傾嚮之者當賊臣之日舉世趍譠視之若浼遠遇 明時亦不汲

汲進取晩年尤守難進之節唯其憂國之誠白首如丹言及時事每以卹民為先而祿位未極識者有蒼生之憾焉夫人沈氏青松伯德符之後寧越郡守嵓之女事君子無違德奉舅姑盡誠敬婦道甚備生一男三女男吏曹參議錫胤即撰公行狀者賢而有文章長女適進士洪遠湖次金慶曾次朴成阜參議娶府尹閔機女生五女宋光栻李世昌其壻也餘幼曰茂箴俱進士洪出曰賀金出曰銑生員朴出鉉及三弟幼箴男女各一幼賀三女並幼公以未見胤嗣為念君子謂其必有後也於

是乎驗天道焉夫人先葬江陰縣南先塋側公歿
新卜不十里卯向之原就公而合封焉銘曰
銀川啓疆趙氏最良尚書肇基復興繼昌承繼綿
綿以及公身惟忠惟孝蔚爲名臣翔于諫垣直聲
振朝士林爭瞻屹若增高一麾北邊千室鳴絃入
允龍喉出藩仙開淸靈蒙塵泣血勤王尺霧障天
大陽垂光洎乎回鑾終嗟受玦義林欝欝維楚之
澤晩歲滎陽遺愛百世俛矣焉歸峽俗可賴水有
淸冰山有苦蘗婆娑丘壑君子攸宅睠彼桑梓亦
懷壟畝子弟勸我親朋招我鬮我中堂南山如舊

儵然長逝匪疾匪苦是謂五福孰居其先有友為
銘昭揭新阡

清陰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碑銘 六首

南原貞忠祠碑

萬曆癸巳 王師大捷倭兵蹴之于海上賊酋秀吉恚怨是年六月使其將清正盡銳專犯晉陽以報箕城之役以全國之力擬之於一城其勢固已壓卵我師日再三合無不一當千士氣百倍天不助順大雨城壞比十晝夜城陷城中將士皆死之其一忠清節度使黃公公諱進長溪縣人故相翼成公喜五世孫父 贈左議政允恭娶南陽房氏

女嘉請庚戌生公偉軀美鬚勇力絕人性剛毅有
大志年二十七中武科爲　宣傳官母憂廬墓三
年服除除居山道察訪癸未問罪時箭叛胡先登
有功授安原權管分所獲虜級脫其友戴罪自效
者人義之復拜　宣傳官亡何從通信上使黃允
吉往日本同行者爭以越橐市利公一不顧獨買二
寶劍人怪問之曰明年虜必渝盟吾將用此殲之
不知者反疑大言後見公志還　上問虜情上使
言賊必來副使金誠一言必不來公欲上疏請斬
之且陳舟師禦虜之計爲時議所沮除濟用監主

簿司福縣監尋習戰用備未嘗自逸明年寇果掃
境以來　乘興西還全羅監司李洸等潰于龍仁
公獨全師以歸戰于熊峙又戰于梨峴皆大捷湖
南賴以全領運過全州州人感德壺漿塞路幕府
掩其功賞止訓鍊副正體臣承制除守益山　命
許即真全羅兵使宣居怡之進兵水原也以公斥
候為虜所圍見賊騎善馬者奪騎潰圍馳還事聞
陞折衝忠淸助防將癸巳陞本道兵使京城賊遁
追擊于尚州赤巖屢捷又追至咸安移陣晉州倡
義使金千鎰慶尚右兵使崔慶會金海府使李宗

仁復讐將高從厚等次第來會時已有賊先聲不
日奄至不見其際公氣益壯意欲吞諸賊日夜身
與睥睨間不少懈賊乘雨越城缺處公親負土石以
補之士爭感泣忘身又奮力殺賊無算近城草木
爲諸賊百道並進器械甚盛公輒以計破之又射
殪其將賊將自退適一賊挾丸竄壕邊暗中公左
頰遂不救一軍如喪父母哭聲雷震崇仁亦盡力
血戰怒挾兩賊投江而死金千鎰崔慶會高從厚
等皆自投矗石樓下死者萬餘人賊夷城而去初
公議吾等同入一城外援不至則事危矣吾欲出

陣城外裡外相應賊可制也千鎰難之不果出義
兵將郭再佑亦見公曰晉非公所轄且無 朝命
何必入公曰己與倡義使約不可背也郭知其已
定酌酒相訣及聞城陷曰諸將易得至於黃節度
難得其比痛惜不已又有
贈漢城右尹高公得
賚從倡義金公死一處
贈僉正安公瑛從霽峰
高公死錦山皆終始不去視死如歸於是一時南
原有三節義其所成就雖有大小之殊而秉彛之
天烈烈不可奪則無彼此矣故鄉人聚而俎豆之
顧之曰貞忠公有二子曰廷稷廷說皆武科孫曰

瞱司諫院正言至己丑春南原之鄉大夫崔君蘊等五十餘人合辭送人于揚州千里之外徵余言以文麗牲之石曰聞公好談忠臣鄭義之事以傳于世今此三賢之蹟獨不可不紀余不敢以老耄辭謹爲之序而係之銘銘曰

百濟一區毅夫之徒揩伯後起成忠前驅烈烈黃公挺生玆鄉三韓之良萬夫之防歲丁龍蛇逆虜跳梁公時杖節專制湖南千里孤軍遠赴晉陽見者寒心公自奮揚將軍號令鈇鉞其嚴義士一諾重於千金賊來如蝟公勇如虎音爲叱咤雷霆吼

怒天不助順妖星隕壘公神帝庭亦返故里 王
念乃功俾民以興卜日潔牲治主以升孰敢不欲
況也梓林曰高曰安並義成三龍頭之亭石崖可
鐫紀蹟傳芳用配前賢

贈左議政行刑曹參判任公神道碑銘并序

世子賓客任公子溥從 世子卒於燕山壽六十
六計聞 上惻然下教 贈議政府左議政加賜
賻物令沿道護送中子光錫先以陳疏奔救竟以
喪歸葬長湍津東面先塋側丁向之原明年以其
司徒辛公啓榮之狀乞銘於余謹按公諱絖子溥

其字也與余同里相從六十年公之伯紈固肩隨我而公則弟畜之情好之篤不待言而人亦無不知者逮余幽縶北窖公以宮僚從雖顯榮危困之相懸而顯者不以為榮危者不以為困則未始不同也及公之行固已病矣一去不還今則已矣悲夫悲夫公為人高伉峻直不容人過羣居衆處罔不嚴憚遇事如破竹先從順理處入人莫能奪其守以是所如寡合然其友皆稱氣節可尚公之先出豐川上世有諱澍麗朝御史大夫奕世載德至本朝充盛曾祖諱由謙工曹判書謚昭簡祖諱幹

宗廟署令　贈左賛成考諱翊臣司憲府監察母
完山李氏伯父金山郡守諱禮臣無后取公爲子後
冊公靖　社原從勲　贈吏曹判書妣西原韓氏
封貞夫人初公生於萬曆己卯纔踰亂李夫人歿
持喪如成人見者異之癸卯中司馬居賢關以才
稱丙午判書公捐館乙卯又丁監察公憂前後守
制戚易咸備光海在位倫紀斁廢公退居田間不
赴公車癸亥　反正始拜順陵參奉曻移集慶殿
不仕甲子李适叛　𢈔駕公州復拜氷庫別提方
於事上幾獲罪秋擢別試甲科第二名例授豊儲

倉直長明年薦為承政院注書丙寅陞成均典籍
遷監察以户曹佐郎　扈從江都薦移兵曹歷拜
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明年出為咸從縣令忌
者遠之也公無遷客態精勤吏職邑政大舉民皆
父母之亡何有所不樂棄官歸髫白擁車刻石頌
德久而不能忘尋為户曹正郎移禮曹又出為靈
光郡守猾胥斂跡凋民蘇息惠利之政高出前後
秋拜弘文館修撰司憲府掌令再為侍講院弼善
秋以暗行御史出關西舉劾墨吏四人一道肅然
冬陞輔德執義又改太僕太樂等正以均田使出

按嶺右豪民恣猾喜麗辟公一切以柱後惠文治
之聞公至無不悚息帖伏事以歸整自壬申至乙
亥四五年中朝除夕遷不出中丞諫垣玉堂春坊
益以持憲有聲里閭相戒毋敢犯公令者 仁烈
王后喪以封墓官 特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遷
爲僉樞修聘日本東充正使廉公有威見者自戢
及歸橐鐀金帑盡投海中不以一絲自隨虜人歎
服還爲右副承旨叙陞左副用使勳陞嘉善漢城
右尹會 朝廷有南顧憂差遣三南舟師檢察使
設施有法裨益頗多還爲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戊寅春再徃南徼右尹兼同知義禁淸
人有西犯計借兵於我 朝廷擬公元帥公慷慨
不食對人言曰雖死不可行已而果免出爲忠州
牧使未久移拜安東府使府實保障之地有是命
適歲旱饑盡心惠恤邑無捐瘠以其暇加意學政
多士嚮風其政視咸寧二邑更過之秩滿爪代明年爲
黃海道觀察使入拜同樞移都承旨時 昭顯世
子方質瀋陽以左副賓客徃改歲將受代 命仍
之遂卒于旅館嗚呼命也公夫人東萊望族士人
鄭師閔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承錫次允錫次厚

錫女適鄭鉽次適生員權挰永錫娶士人李河女生三子曰湝瀲淮湝娶郡守洪處厚女生一女再娶寧令柳呂文女生一男皆幼瀲娶同知禹聲律女允錫娶承旨邊孝誠女生一男一女曰瀅女適李志達厚錫娶寧令李有養女生二女幼側室子一人曰晋錫內外孫男女並若干人銘曰

生乎東韓箕子之邦殁于北平召公之國從吾君子志則無易遑遑故壟返轊車故人爲銘百世不磨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銘并序

故大司憲金君先竑字晦汝我伯氏議政公第三子也年六十四卒葬于湖西結城縣新卜之山某向之原明年其子壽仁等類其行請銘于余古人云兄弟之子猶子也夫銘之義稱美不稱惡論譔其德善功烈明著之後世余之言曷足以信於人也雖然又嘗聞陳子禽曰君子遠其子所願學者獨不在於聖人乎遂為之敘曰我金氏始顯於新羅逮高麗時諱宣平為古昌郡城主以郡兵破走甄萱封為三重大匡太師位居權幸張吉之上世祀于社至今不絕子孫仍居焉于今七百餘年走

組相繼高祖諱璠平壤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曾
祖諱生海信川郡守 贈左贊成祖諱克孝敦寧
府都正 贈領議政考諱尚容議政府右議政丁
丑之亂殉節于江都旌其門曰忠臣之門妣貞敬
夫人權氏領議政轍之孫佐郎愷之女以萬曆甲
申九月生君十一遭母喪 贈議政公命貳室張
撫養之既長委禽于進士沈惵之門壬子秋聯捷
生進兩試自後值世道晦塞不赴公車徘徊田舍
癸亥 國家反正搜訪遺才銓司薦授忠淸道連
源察訪未赴擢文科庭試即薦史局旋隷槐院又

錄玉堂南床位世所稱一時極選人以為榮拜藝
文館檢閱兼史館記事天啓甲子李适反 上將幸公
州 命移史官日記事急未果坐罷已敘復待敎
陞奉敎尋遷承政院注書轉成均館典籍改司憲
府監察乙丑移侍講院司書又移司諫院正言拜
弘文館修撰知製 敎辭遞陞拜副校理遞爲軍
職又拜直講修撰登文科重試又爲校理獻納病
辭明年由五品拗入天曺從八望也丁卯虜警
扈駕江都還拜副校理移兵曹正郎故事直拜正
郎稀濶事一時相傳艶稱橫城民李仁居謀逆就

伏以問事勞錄從勳許逌鄭沁等獄又以推官錄
正勳言路泥之累拜校理直講吏曹正郎用重試
恩起陞宗簿正移執義又移輔德己巳正月以暗
行御史出湖西按視守令不法還爲應教五月又
以救荒御史巡歷圻邑所至親自振救所活頗多
七月還入玉堂冬大臣薦拜舍人移執義兼弼善
半歲中三四遷不出玉堂東壁政府即署諫垣師
儒兼職如故庚午改葬 穆陵以都廳郎監視方
上事訖 命陞通政階拜掌隷院判決事尋移戶
曹參議由地部歷秋官夏官參議參知春官右侍

郎同副右副承旨再長諫垣　仁穆王后喪纂銘旌進嘉善拜漢城右尹兼副摠管明年春三爲諫長皆卽辭六月拜大司憲力辭劄陳自廣狹人之失論咸鏡監司睦長欽曾在昏朝爲禮曹參議西宮減膳節目擅自行會之罪　上不答卽辭遞未久復授前職又辭甲戌再爲副提學辭遞會　元宗大王追崇禮成將祔太室大臣臺諫交章力爭上甚恚蓄怒以待雷霆之下人不敢喘息大司諫兪伯曾者揣知　上意値臺閣一空乘時停論卽擢長經筵仍貳銓副以示　寵嘉君偕館僚李尚

質李時楷等共効之並論憲府是非無別 上下
嚴旨命竄絶塞初配會寧 特移三水三水非人
所居水土甚惡道路絶險十步九折去馬而步不
十日到配逼迫顛倒殆不可狀聞者莫不失色視
君所守如故也 廟議既定大臣復請寬典 不
許明年乙亥風災異常 廟社陵寢大木斯拔
天心始悔盡原逐臣丙子六月西敘軍職八月拜
户曹參判冬金人渝盟舉國入寇不數日傳警
上出幸江都敵兵已到西郊倉卒避入南漢君
扈從入城先是有 教老病宰臣隨 廟社徃江

都議政公方苦風眩亦隨往焉及江都失守見國勢已去登城門聚焇黃引火之物誓不見虜面放火自焚丁丑正月二十二日也時 大駕亦出城赴敵營君聞訃晝夜號哭水漿不入口衝虜陣往奔求之遠近終不得遺體消日只奉遺衣冠虛瘞于楊州東面先塋内某向之原以貞敬夫人安東權氏祔用故事也禮官請致祭 上入流言疑事不明白寢其奏近臣及臺諫具陳實跡君兄弟亦上疏訟寃遂奉几筵流落水原轉入湖西服除不敢還京師寓居洪州之鰲頭村登望故國悲不自

勝獨自流涕　朝廷追録君　扈從功加嘉義大
夫又拜大司諫病辭不赴亡何君之長子被御史
搆逮不得已入京　恩謝父子相見會北使將至
君上疏言臣父之死由此虜義不可共戴一天臣
若立朝從仕必有相接之事請解職　不許再疏
得准　朝廷知其意出拜清州牧使凡文書用請
國年號者皆不署名州有關政銳意修擧一切用
三尺豪彊多不悅謗言蝟興如除戎器飭軍務無
少懈常有枕戈待朝之意聞余有北行越彊至坡
州相見方伯以擅去官守　啓罷之辛巳拜大司

諫又拜副提學皆辭壬午會下私戚適有副學之
命入城謝 恩還鰲頭尋拜大司諫者三亦不就
甲申 昭顯世子自瀋陽還迎于郊外 世子復
入瀋陽君亦還鰲頭會有銓貳之 命適大臣謀
逆伏誅黽勉入洛獄竟還鰲頭拜大司憲復辭聞
世子大君永還即入謝拜 世子左副賓客迎于
碧蹄已而病辭乞暇沐浴歸鰲頭復拜大司憲乙
酉 世子薨奔哭在道聞侍疾醫官無狀兩司請
逮問再 啓旋停玉堂因其避辭處置無據君謝
恩後論玉堂之失且言醫官不可不問仍引避不

赴 召見遆移亞西銓上疏辭職疏中只書甲子
以故疏不果入以 孝陵祭官落傷不能復 命
輿疾還鰲頭 上引見諸大臣語及前日臺諫請
逮醫官之非又問姜家子爲其贅壻因此知內間
事時頗有傳言醫官李姓人結援後宮譏說有效
云九月新冊 東宮君自湖西入賀明年春巫蠱
獄大起姜庶人賜死文明兄弟與其母並拷死文
明即君子壻也於是 中旨授君順天府使蒼黃
就途數月間哭送牛車之喪者過三閭門恐懼不
與外人相接丁亥癰疽發背上數日如梓子大醫

用利刀割開瘡口流丹浹籍傍觀者不忍正視而顏色不少變一境之人聞之無不奔走爭以秘方藥物來告有老人自來請吮蓋感其德也病重之日聞　上遇灾减膳即令損廚供揭榜以示之至七月二十三日晨嘔血因不興瞑然而逝君為人孝謹質素外訥內敏體物不遺事無緩急處之以順人無貴賤待之以誠偏者遇之見其中也懦者遇之見其制也不以顯盛而曜其章不以艱難而易其守奮節激昂不復有赴會希遷意以是獲正直忠厚之稱臨終自知死生之理對妻子不作悲

哀可憐語但以兄弟遠離不相見爲恨遇嘸口之
味對之不甘曰安得劃而分之也友愛之情出於
天性如此平生不好交游常靜坐手一卷目不有
身外事楷書篆筆亦出家法所著詩文皆可觀有
四男五女長夭次壽仁靦山縣令次壽民次壽賓
長女壻洗馬趙錫馨次適縣監尹雲擧次適正言
李廷燮次適縣監姜文明次適都事李恢壽仁娶
縣監成弘憲女生二男二女曰盛遇盛運女適侍
直趙徹錫一女未字壽民娶牧使尹衡覺女生二
男俱幼壽賓娶正言鄭麟卿女趙錫馨生三男二

女曰景善夭曰景望景業俱向學女長適士人李
蓋賢生一男三女皆幼次適縣奉林一儒生一男
尹雲擧生一男曰掞掞生一男一女俱幼李廷燮
生二男四女男再興餘俱幼姜文明生二男三女
男曰久望餘皆幼內外曾孫三十餘人銘曰
有嶽嶽而立有碌碌而隨惟天所植不可易斯嗟
而之志百折無悔觀於古又觀於今孰能堪爲儔輩
仰惟伯氏明眡義方世世勿替永有傳芳余心如
木余筆如戟九原不昧有電神目

豐寧君洪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明崇禎癸未十二月輸忠奮義決策靖難昭武
功臣豊寧君洪公卒壽五十九訃聞 賜祭及葬
如禮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豊寧府院君明年甲申十一月十二日卜葬
于忠清道燕岐縣東鳴鶴里癸向之原公十三遭
內艱不以幼廢禮人異之既長從石洲權韠學詩
石洲高亢少許可每稱公為國器己酉擧進士初
仕為禁火司别坐遷漢城府參軍乙卯又遭父喪
廬墓盡禮服除見光海政亂絶意仕進盡室歸沔

川舊業優游自適癸亥　國家反正首擢太學釋菜試士公擢魁即拜成均館典籍尋以資滿陞通政加緋玉一時藉藉爭以為榮公不乘時為進取計力求補外自效銓司賞其謙挹薦授興海郡守秩滿還西班丙寅奉　命餞慰姜王兩　詔使于定州亦一時文苑之選也還為原州牧使原本巖邑營門多事積獘彫劫人皆避之公夷然就官不見有幾微色見者益知可大受也初奸民李仁居者本居京城得罪鄉里竄跡山僻詭行盜名不知者過為推薦至授官僚仁居見朝議與虜羈縻包

藏禍心聲言斬主和奸臣指斥 乘輿其言絶痛
監司崔睍反謂處士大言不以為意仁居掊碎倉
廩軍器篡出囚徒誘脅兵民勢將遂發横城縣監
李擢男棄妻子走告于公勢甚蒼黃公急發本州
兵軍吏皆以為未可輕發公厲聲曰賊未熾及時
撲滅若少遲勢必滋蔓再言逗留者斬遂由三路
疾趨賊本烏合聞官軍鼓譟望風逃潰仁居猶欲
拒戰公並力進薄生致賊首並其子姪支黨送于
京師悉誅之 上即下教曰原州牧使洪覺聞逆
豎稱亂親率部伍奉行天討厥勳不細宜速定功

以勸有位大臣皆以為可或言功小賞大 上怒
却之遂策名一等超階正二品封豊寧君兼都摠
府都摠管並爵其父母恩及泉壤丹書鐵券一用
勳府故例公議快之當叛書之聞都下震動宿將
老臣危疑未决後竹山賊許逌等繼發凶謀獄辭
果有與仁居相連狀尤極凶慘若非公及時剪滅
事有不勝其危者由此益知公忠智過人也時虜
屢求我國歸正人廷議茅靡公獨奮然引古事以
折之議雖不行國言韙之已巳春毛都督文龍來
據椵島辭禮漸變人多疑外公受 命往儐示以

誠信都督易怒為喜誠心相待亡何都督被經略袁崇煥奏誅島兵遂撤公罷還拜京畿觀察使未幾遆免辛未出為全州府尹壬申以奏請使朝京師拜議政府左叅賛借銜議政事竣超階崇政賞賜有加冬拜刑曹判書甲戌遆免乙亥 仁烈王后喪充守 陵官丁丑再朞例加崇祿制訖仍拜叅賛病自免改漢城府判尹尋移秋部庚辰復拜叅賛判尹會諸宰臣以代送質子瀋陽人重行推勘公就理置對坐謫唐津縣辛巳放還壬午病疸 上遣御醫診視內府藥物交道一時稱為異

數謹按公諱霙字汝時自號月峯洪氏系出安東府之豊山縣高麗直學士之慶始顯生諱侶文章節行重一時至都僉議舍人直諫貶官東萊縣令卒于官名益大顯厥後連二代為大提學麗祚將訖棄官不仕卜居高陽高峯山下即公六代祖也高祖諱繼宗司圃别提　贈通禮院左通禮曾祖諱禹甸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脩　贈議政府左賛成考諱鸞祥刑曹佐郎以公勳追封豊昌府院君配曰貞敬夫人具氏忠義衛禮淵之女　光廟朝勳相致寛之後也生公于萬曆乙酉十一月十

一日公自少竭力養親伯兄霆家貧多子女公與之共財閨門之內穆如也至於遠近親戚恩意周徧救灾恤窮莫不厭意始試望郡素號劇部人多少之公遇事游刃利器乃見歷典京兆秋部到處沛然傍觀者莫不稱歎其出守奉使名爲遴揀而實爲時議所左公視險如夷卒能亨于官世以爲忠信勞謙固宜獲佑也時朝論携貳每與親故論務出和平不主偏係以此仕宦常在通塞間不知者或謂之無能而知公者稱以爲長者性又恬於勢利而平居樂與宗黨觴詠娛適亦未嘗有沈湎

玩狎之私也疾病謂子弟曰吾位至正卿年垂六
十死生常理復何恨也命移簀正寢屛去婦人翛
然而逝家人遵命悉用古禮夫人李氏封貞敬夫
人生一男二女男桂世生員居太學有名女李正
源姜文井其壻也側室子一人桂石桂世有男曰
萬宗女二人並幼銘曰
洪在麗朝厥有二宗一出中國肇啓唐封惟公之
先原糸安東華冑承承遂及於公公之伯父實號
名臣發跡杏門羽儀朝紳公能趾武兩世狀元不
求榮進銓鑑聳觀一夫受職千室嗚絃東營選良

喜重雪山姦民吠日天討之干虎符夜發藁街夕懸 國步無玷 王恩乃宣遂荒豊原奄有花岡八座之崇孤棘之榮使完 帝庭名動皇扃士田臧獲丕施褒錫維孫之孝維祖之教鶴鳴之皐展也佳城君子銘之後世之光

贈領議政行吏曹參判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吏曹參判金公卒十年墓碑未有文胤子承旨益熙謁余曰先人之友在世者殆盡知先君者莫如公敢以銘請與之見輒申前請曰猶既有成言幸毋已諾於逝者噫余年八十有一筆研之役非其

所任固辭不得遂爲之叙謹按公諱槃字士逸沙溪先生季子也沙溪諱長生系出新羅當羅末有王子興光知宗國將亂出遁于光州子孫仍籍焉在麗朝八代相繼爲平章事故名其居平章洞圭組相承世數三韓名族指無先屈有諱若采入本朝爲大司憲三世至左議政國光策敵愾佐理兩勳封光山府院君生大司諫克忸與金馹孫等力爭　懷簡追崇非正禮議雖不行直聲動朝廷高祖諱宗衜郡守　贈參議曾祖諱鎬縣監　贈贊成祖諱繼輝聰明力學冠一時栗谷李文成公

每稱公輔才必舉公為首世所稱黃岡先生也妣曰昌寧曺氏判敦寧光遠之孫府使大乾之女生公於萬曆庚辰二月幼穎異黃岡公常撫之曰此兒必業吾家少長卓然早成與仲兄集並秀稱為雙璧沙溪先生以大儒著名就學者日衆公與仲氏同趍鯉庭聲華籍甚然未嘗汲汲然求進乙巳中司馬居太學為士友所重癸丑誣告獄起有孽叔二人連逮拷死奸人素忌沙溪先生乗時慫臾追戮死人將並及其門户遇有言非律者遂得已公自是絶跡世路不與外人交從父兄于田野者

十餘年癸亥　國家反正銓司薦授氷庫別提不
就甲子李适反　上幸公州公隨　駕在公州擢
庭試第三名用　扈從勞授成均館典籍尋用他
事坐罷亡何叙拜刑曹佐郎遷禮曹兼史館記事
移司諫院正言入玉堂修撰陞副校理乙丑拜文
學獻納直講還校理時新長御史者本出昏朝戚
畹私客為清議所鄙公偕館寮共劾之反忤時宰
指為伐異　上入其說盡斥玉堂諸官公亦見免
久之復拜獻納辭不拜自後屢遷玉堂諫院　仁
獻王后喪大臣三司廷議已定時有柄臣獨執謬

見撓獻　上聽公痛斥其非自校理移拜吏曹佐郎裁抑僥倖必循公議一時稱得郎官體者推公為先由校理獻納復入銓曹為正郎　駕幸江都體府請為幕府從事巡視兩湖軍政還以無文學帶三字銜歷應教司諫執義宗簿尚衣諸寺正薦為政府舍人兼輔德屢拜典翰辛未丁沙溪先生憂居廬盡制癸酉服除復拜舍人司諫辭遞以應教承　召入京改典翰春坊長官間為掌樂院正兼仕都監事畢陞通政歷兵曹參知大司諫同副承旨序陞右副遷刑曹丙子改大司諫大司成副

提學皆病辭冬還大司諫西虜大勢猝至倉卒
駕入南漢城中危急公入對請 乘輿登城親督
四壁諸將悉力鏖戰若天命不遂君臣上下同死
社稷以見 先王於地下公之子益凞以督戰御
史守南城公謂曰吾等死職也但不可不明白就
義以表此心時用事者爭勸 上詣虜營獨鄭蘊
以爲不可至於剚心求死公與之同見終始不變
和事成公不獲已隨 駕還京城例賞 扈從勞
公亦陞嘉善大夫復拜大司諫初虜顯有渝盟之
意 朝廷欲發使復尋前好年少士類大言不可

轉成乖激 公憂之力為調劑至是事勢大變入追
記公言時變初諸將逗撓亡逃者皆勳舊巨室罪
止流竄執法之論亦旋停公憤起辭職曰啓曰國
事至此正坐軍律不嚴當初任元戎者縱敵遺君
危迫朝夕而擁兵自衛終不來援江都任事之臣
臨變逃避淪陷 廟社魚肉生靈其罪擢髮難數
茲前數人者負國如此尚逭顯戮天下古今之所
未有也遞拜大司成禮曹參判副提學行吏曹參
議兼同知 經筵又陞兵曹參判大司憲時柳碩
等與賊臣李烓合主張邪議公醜之獨啓請罪反

爲所螫遆拜兵曹參判旋移長諫院又移大司憲
陳鄭蘊本特立獨行　殿下素所奬許剸刃不死
其志可見豈有樸直任眞之人乃生計較要名之
心哉時議傳以深文必欲罪之非臣所曉也尋拜
漢城右尹大司諫吏曹參判兼同知成均公有疾
身被人誣引逮下金吾公席藁待罪群小欲乘時
中公蔓滋儕友禍穽已設　上察其誣下敎曰聞
參判金槃待命闕門外衰病之人久處冷地必致
添傷其令退去仍敎按獄諸臣亟行湔雪卒以無
事拜副提學臺諫有以禁中細娛爲戒者公上劄

極諫人君萬幾之餘必留心經史鑑興亡之跡以為端本出治之源曾謂薪膽之秋乃有玩物喪志之累乎又曰旱災方講周詩雲漢章引喻剴切感動 上意皆 嘉納之移大司憲公先患脚濕往往而劇至庚辰病轉劇以四月五日卒壽六十一用是年九月十五日葬于懷德縣治西北十里田民村丙向之原公仲氏判書公常語諸姪曰汝翁天資仁厚處心和易家庭擩染自然近道慮事精詳律己謙遜無一毫矜飾之意驕吝之色一以敦慎誠慤聞者皆以為信不以昆弟之言為間平居

和氣可襲至論事是非當否毅然奮發不以外至
者動其中正色讜言累折諂慝士林倚以爲重
上亦雅信之恩禮之優出尋常不喜交游所往還
屢戚故若而人室無雜榻囊鮮餘剩每念世受
國恩時事艱虞不得與兄同居以此爲終身恨公
錄靖　社寧　社從勳又以子益熙寧國從勳累
贈至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厥有再室初娶安東金氏僉知進礪之女後娶達
山徐氏　贈僉判尉之女俱　贈貞敬夫人徐夫

人甚有婦德至老相莊内外親無不稱其有禮敬
丙子之變悉諸幼避兵江都賊逼城沐浴自決一
子一女俱從死旌閭於是人益信公家法有素公
生子十一人男子子六人女子子五人曰益烈縣
監女府使李淀大司憲李厚源修撰張次周並金
出曰益熙文科承旨曰益兼生員壯元殉節江都
贈司憲府持平曰益勳禁府都事曰益煦承文正
字早夭曰益炅進士女進士李海寬沈若濟皆徐
出益烈娶正字黃䇓女無子益熙娶參議李德洙
女生一女三子曰萬均萬堣萬增萬埈女適李世長益

兼娶參判尹𡞲女生二子曰萬基萬重益勳娶府
使金鍹女生二子益煦娶青城君沈廷和女生一
子皆幼益炅娶縣監尹隮女李漩二子一女子曰
仁碩仁夏縣監女適生員洪桂三李厚源二子一
女子曰週選女適金錫胄張泌周一子二女子曰
世明進士女適金元厚李海寬生一子一女內外
曾孫若干人系之銘曰
穆廟御世群賢貝闡揚牛栗道學黃岡文章淵源流
通乃見汲翁雙璧聯輝不墜家風出為世用人莫
與爭遭時之艱履道益貞隨難漢陽大義日星燭

奸禹鼎陰邪自呈　宸情彌眷士望愈傾霜臺首寮銓地貳席中途蹶跡千里逸足矜彼故林欝欝佳城青鳥所協玄理攸寧鐫石摛藻素文匪飾有來千年君子必式

江原道觀察使韓山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高麗忠臣文靖公牧隱李先生有子曰種學號麟齋福寧君直學士子曰叔野光州牧使子曰蓄黃海道觀察使子曰墳左參贊　贈謚安昭公子惟清左議政是為公之高祖曾祖諱彥洪忠勳府經歷經歷之子曰諱沼茂朱縣監生浚果川縣監委禽

於判書任公說之門無子取同宗洎之孫　贈承
旨濤萊四子爲後諱德洙字師魯母曰星州李氏
高麗將軍忩言之後　贈參判碩明之女承旨公
世居京師有家藏萬曆丙子撃家歸西原丁丑九
月初七日生公自幼敦敏卽不妄言笑雅步端視
宛若成童父母慈暱之勿令苦學能自勵讀書耐
辛苦文義日進及長謙和溫直蘊用不露肫肫實
勝人翕然以長者歸之然氣甚勁當其所不可確
然自守人以此益重之壬辰海寇猝至承旨公不
能遠避遂罹凶鋒癸巳果川公病卒茂朱公以平

日遺言之意遂曰喪立後奉祀後任夫人板蕩流
離中左右就養極其誠敬甲午丙生李夫人捐世
乙未茂朱公繼逝四年之間重遭大喪哀思焦勞
幾不能全丁酉倭寇再逞奉任夫人避地關西趙
平澤守倫聞其賢擧於諸生歸之以女久處甥館
相得甚驩辛丑還京丙午陞上庠戊申冬登文科
選入槐院爲正字庚戌陞著作辛亥陞博士一時
儕輩欲首薦史館壬子誣告獄起與趙平澤俱罹
禍網長流西塞理山夷然處之不以憂患動其中
時任夫人年七耋每以不得將母爲念留家屬侍

側任夫人安之甞曰自吾無子而有子無一事不如意者戊午冬移配湖南之昌平亂後賢士之落南者日造門請交相與尚羊水石以自適辛酉朝家有流配人贖宥之命公與玄軒申公諸人俱釋還桒梓闔門息交日與兄弟故人同處顏其居曰怡愉癸亥　反正即拜典籍移禮曹佐郎兼史官記注冬拜司憲府持平移典籍又拜工曹正郎李适反亂　駕公州體察使梧里李公請為從事賊平　回鑾又拜持平改正言尋以親老乞養出為順天縣監邑人再詠八馬頌其美適同事考官事

多可惡公醜之不待揭名先自馳出同事者俱被
臺評公獨免戊辰棄官邑人攀轅不得留相與刻
石以紀入拜持平直講正言明年改禮曹正郎司
書弼善學職自是常帶三字銜又選入玉堂屢改
修撰校理掌令直講辛未司導正八月任夫人以
大耋不起公廬墓終制以前在職有都監之勤
命加緋玉公倍加悲慕服除拜同副承旨甲戌序
陞左副時有　章陵追崇典禮三司力爭　上震
怒命盡竄之公慨然謂同僚曰職在近密見此過
擧而不爲救正誰任其咎封還　傳旨至三不已

上益怒命下之理復下逆命者難逭其死之 教擧家憂怖人有來問者但曰此吾罪也臺章力竭將退會大臣上劄申救付處連山公素師友沙溪金先生先生歿即儼往其隣仍成父子游談論經術揚扢古今無不飽往遠近聞風薰德者漸多丙子五月蒙 宥未及入都徑授承旨公感激 異數趣裝拜 命時西報方急 上延問諸臣皆陳利害之說公獨進曰貴在合義強弱不須論者係違和戰之間必欲為奇謀勝筭則鮮不敗事而亦失民望矣 上嘉納之左右無不聳聽冬承 命

試武材於關西亡何敵兵大至不得已廼向嶺北
傳檄諸道約與同仇明年還朝復拜承旨旋移諸
曹參議適患眼眚俱不拜自戊寅至庚辰三年之
間歷踐吏曹禮曹兵曹參議承旨大司諫凡八九
遷或有疾病皆不得久安於位故未有所見後因
敵人藉兵恐喝萬端將遣近臣慰問兼察敵情人
多畏避公奮往不顧竟與虜酋相見悉以所見歸
達同僚無不服公臨事不避之義而幾微見色者
或多媿焉壬午夏遭婦感遆職歸葬先壠八月拜
江原監司推 恩贈三代秩滿拜吏曹復改禮曹

淺深爲講官臺臣棘棘不阿務盡其職不以小節
取名晩年嘗語子弟曰吾之生較於諸父諸兄則
已壽矣先祖牧隱公六十九而下世顧余雖無可
比之德至於下壽過矣乃自剋死期曰乙酉之年
非吾歸盡之期乎竟如其言聞者異之君子謂其
人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
險百端不奪慶子行斯言信之矣遂爲之銘曰
馬邑之山其水沄沄蜿蜒蔵蓄閒出異人牧老之
後二百餘年遙遙華胄至公乃緜我聞其聲亦見
其形中心藏之久而不忘犯顔批鱗直聲彌彰天

與善人思歸故鄉甘棠後政柄任東臯左貳六部
人思練達倦矣思歸六氣易竭於戱今焉已矣吾
不復見斯人哉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撫辰訴

右